

戊甲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二十

二月乙未朔

受朝賀

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堅曰聽訟各司郎官不

得數逝既有成法司議林咳未至箇滿遷授工曹正郎請仍前任俾無

滯訟之弊

上曰若數逝則果有滯訟矣○兵曹啓曰

受朝賀時有

擊錚者問之乃正兵吳允昌也前此擊錚人例皆不論然允昌擊錚於

殿庭今若不罪則效此者必多請治非傳曰可○聽輪對贊儀林禹錫

啓曰自

祖宗朝漁夫擇可當之人永定其業及至廢朝用度浩繁加

定督徵民甚怨苦今者廢朝之法一切改更而獨此加定漁夫因循不

革請並令革罷典籍金可遠啓曰江原咸鏡兩道每戶徵布一匹名曰

神布大邑或至萬餘匹固非國家之用而徒爲官府私費之物此無名

之稅而民弊不貲况兩道饑荒太甚民困極矣請令禁錚以除民弊○

傳于吏曹曰近觀各司官吏數逝遷官代任之際該掌庶事多所廢弛

至爲不可而如刑曹漢城府掌隸院聽訟之官數逝則詞訟由此而滯

尤爲不可故聽訟官負數逝之法已著今甲後勿如是可也擬望之時

有欲移授者則以一人而累次注擬期於受點予嘗聞之患得患失之

輩見擬未除則必曰吾數擬望不得受點至發恨言此士習之不美也

今欲崇獎忠孝廉耻之士而不變士習可乎其區區求官者則不須汲  
汲用之不樂媒進有志節廉退者所當薦用我國雖人才數少難以擇  
用然古人云才不借於異代當今窮鄉僻村豈無有志節廉恥者沉滯  
而不見用乎又如見貶被罪而復叙者與無故勤仕者混用並進則人  
心無勸懲斟酌用之甚當且許多郡縣守令雖不能遍擇而授之然以  
臺諫侍從出入之人而除授則非徒其邑得蒙實惠隣邑守令亦必畏  
戰若言之而不能舉行則徒爲文具而已其審行之○副提學朴召榮  
等上疏略曰臣等聞人主有高明之資而患無求治之意有求治之意  
而患學術之不正聰睿博達不足恃也宵衣旰食亦不足貴也必擇善  
而守一精察而篤行根於義埋之正勿爲邪歧之惑則達於政刑於國  
者無非此學之功用也比聞 殿下延引雜技之流令聚方書外方覽  
然古之王者以斧藻之學猶以爲正道之蠹賊况此誕妄之術足以脅亂  
心志蠹害治道者乎臣等恐 殿下之學未純於正故易爲他歧所惑  
頃者農作之設適值月食之變臺諫侍從爭論其非而猶堅執不聽夫農  
作雖本諸七月之詩實戲玩之具而必退日觀之比必由 殿下平日  
所學不主乎誠敬其弊至於拒諫而忽災庸愚賤孽非有良材茂績而

特以告變爵之崇品位居六卿之右允宴銜禮會至今進爵陞降御  
榻酬獻至尊在廷莫不羞愧夫醫技之流稽業制食古有制矣殿  
下寵遇此輩至腰金冠貂以授提調之任隨紊各器汚辱清朝甚矣嗚  
呼留意技術開詛妄之門敢為無益發戲玩之端不惜名器導僭濫之  
源允此三者其初甚微日滋月益遂至沉痾則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  
矣○丙申御朝講侍講官許琬曰我朝祖宗以仁厚為治而  
宗尤以仁義待士大夫故雖廢主殘忍好殺幾至易姓而臣民不忘  
祖宗之德推戴聖上革弊更化宜及今時古人云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是也烙刑未知出自何代近來亦或用之非聖代之所  
用也持平權撥曰古云上失其道民散以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辜  
若犯大罪則雖不得已殺之然上之人常存哀矜之心可也上曰刑  
者輔治之具不得廢也但奉行者若知欽恤則可以無弊矣琬曰今刑  
曹官吏以刑杖拷掠訟者脅而決之者堂上指以為能若或從容詳慎  
而決者反以為不能刻迫之風由此而成自上慎刑則風俗自爾改  
矣大抵官吏雖小事皆不處決淹延歲月其怨豈少哉或有不更事郎  
官陷於奸吏術中奸吏以罪人之多為利故獄訟斷決無期近見曹繼

衡為人貪污不可復用然以取鐵片事刑至十次終以時推照律至為  
過重臣非惜繼衡也然此則似乎曖昧上曰大抵犯賊者多因刑問  
而致死故以時推論之矣大司諫孫仲敷曰臣聞推戴時入直承旨等  
或給以規變而逃出或廢主執衣拂而去之今不治之則萬世大防墮  
矣撥曰廢朝時人心離叛不可以死節責之然君臣之分大矣不可誑  
而逃出也其時曹繼衡出自溝竇攘臂太唱曰國有如此之事則承旨  
例當先為功臣聞者皆嗤之頗事宋誅曰承旨等聞變稍稍亡去若以  
大義責之則其罪當斬然古人云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以廢主見  
之殆過於紂其時之人皆不知有君矣史臣曰軼在廢朝為高官大爵  
則是亦廢朝之臣也聞變反附若論反君之罪則固當先斬覲面不為  
強為論說居具贖之地而負欺天之罪殊無犬豕之恥矣仲敷曰承旨  
等托辭而逃自溝竇出而反為功臣不可不責軼曰若只錄有功之人  
則不過朴元宗等十餘人而已然大事則朝廷皆為之故六卿皆得參  
焉其或並錄迷少子弟者蓋以事如不遂則父子兄弟同其禍福故也  
今不可議其功臣也史臣曰軼自疑見削言甚無理識者鄙之上曰  
昨見弘文館疏云今聚方書詆妄之術未知指何事言耶農作事有古

例故命為之果失計矣盧永孫進爵似過矣在 成宗朝亦有此例故  
使為之醫負之陞二品亦非自今始也其於經筵亦可言也不必上疏  
也撥曰賞賜道流貿易方書之事外間喧傳脩短有數莫如積德不可  
為此等事也○御書講講綱目至府舍卑陋許硯曰此美其儉之辭  
也近觀營繕不止府舍雖不傾毀爭為改作極其宏壯言者皆云留衛  
軍閑遊可令役使留衛軍非為營繕乃欲用於緩急也 上曰近來奢  
侈成風雖不傾毀皆自改造以此軍士疲弊卿之言是也硯曰今者許多  
營繕皆役留衛軍終日役使而又徵闕役之價以此軍士困弊前者  
禮曹托以藏書之庫作成高樓其時亦以為非矣講至廉者足而不憂  
貪者憂而不足許硯曰廉者無欲故常自足而不憂貪者無饜故常  
歉然而無所不愛國之最不可用者貪者也貪者以利為重故視利之  
所在而趨之苟有利則雖弑父與君亦可為也近來廉恥者少而貪污者  
多今朝經筵宋軼啓云興起廉恥未知其道是言失矣興起廉恥不難  
之事廉者用之貪者黜之則廉恥之風可興矣今之守令貪污無厭帶行  
奴婢多至數十成婚子女亦皆率去迤來之時馱載之物多者數百少  
不下百餘間用臺諫侍從為守令則民弊可祛也講至獻瑞麥一莖三穗

梁主曰豐年上瑞 上曰梁主雖不賢此言則可嘉大抵帝王好瑞是為  
累德硯曰 上若知此意則宗社之福也○御夕講講宋鑑至文天祥至  
燕京許硯曰文二祥在元則乃敵國之臣也嘉尚節義供張甚盛大抵人  
君必崇獎節義扶植綱常然後大防立而人心定矣前日教云當褒獎節  
義又 命治廢朝承旨等失節之罪自後朝廷稍有肅然之氣○日暈○丁  
酉 御朝講○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啓曰 祖宗朝雜類堂上之人  
座目序於其品之末而反正之後不能詳審或陞六卿之上朝廷不尊請  
如舊例諫院啓曰弘文館非但見其人物必觀門地潘碩枰門地微賤  
故已不署經魚冰濬亦門地微賤而前以修撰出為守令則比他人尤當  
謹慎至於監司啓聞罷黜今不可復為經筵官請並通史臣曰古者或舉  
人於魯狗管庫之類然則古之用人者不係世親尚矣今者拘於門  
地何示不廣又曰碩枰出於賤孽居于鄉曲其祖母知其向學欲掩  
賤振起門戶携其孫貨寓京城親織紝為衣食令就學遂登科第揚  
歷中外位躋六鄉人皆賢智其祖母傳曰庶孽堂上序次前例令吏曹考  
啓餘不允○戊戌 御朝講掌今權希孟正言南世準啓潘碩枰魚冰濬等  
事不允○己亥 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堅司諫韓效元啓前事不允自堅

曰四山多有枯松故人多伐之請令漢城府巡檢良材則用於營繕不材則用於瓦窰何如史臣曰有堅為風憲之任當獻可替否引君當道糾正百官則庶職修矣松木斫伐之禁是有司之事不足以煩天聽而亦言之識者譏其不知大體也領事鄭光弼曰四山松木斫伐事臺諫啓之宜令漢城府時遣郎官檢察史臣曰光弼時為三公當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使萬物咸得其宜則鳥獸草木咸若而公卿大夫各得其職矣昔二產為政於鄭桃李垂於街者莫折禁伐松木郎吏之小事光弼可謂不知治體者也知事張順孫曰李碩蕃等自知其老而退休則可也今者至以年老命適成宗朝年老之人亦為衛將今者祭壽以病身李浣梁芝孫以老退休成宗朝金宗直李約東退休其時嘉其退而優其老依成宗朝舊例常加優厚何如又曰近來儒生不樂就學興學之事在上之人鼓舞振作之耳且大射禮先王朝盛禮亦興學之一端也今可為之上曰興學校事擇賢師長而任之可也大射禮果是盛事四月間為之何如○傳曰明日政府及府院君該曹堂上議大射禮及年老辭退人優禮事○以朴說為吏曹判書姜渾為兼都摠府都摠管金銓為知中樞府事南袞為吏曹參判李長坤為

同知中樞府事李世仁為吏曹參議方有寧為承政院右承旨任樞為  
司憲府持平表憑為司諫院正言○庚子 御朝講檢討官柳墩曰北  
方連年凶歉兵少糧乏軍民皆困近聞僉使萬戶之類壓良民為已奴  
多數率來良民亦苦本道之役樂於出來自稱逃奴故北方至為虛踈雖  
實為私奴換給南方公賤而定為土兵則於防禦有益矣 上曰昇平  
日久則變生所忽預防甚可持平柳灌曰北道軍額有名無實者皆逃  
入彼土故也今雖以私賤為兵守令侵之則亦如前日之逃入矣須擇  
任守令撫禦有道則邊備固矣 上曰擇將不精則果為無益邊將間  
用儒臣無妨獻納鄭忠樑與柳灌論啓前事予允○柳洵宋軼等議今  
年農事稍稔而無實若行大射禮則四方儒生必皆上來其弊不貲不  
必為之鄭光弼盧公弼議亦同 上從之○鄭光弼盧公弼議廢朝承  
旨等果為非矣但已久之事今而追削恐多有不自安之人彼入等崇  
獎用之則非矣功臣則不可削也宋軼議承旨事臣前於經筵已親啓  
之柳洵議承旨等入內親侍事至危急皆棄而逃之其罪可治但臣亦  
以首相隨參翼戴心不自安此人等是非未可知也○御書講 上曰  
承旨等在內而參功臣其與在外而有功者大有不同况欺罔廢主而



出來以此下問耳今皆以為已過之事不可追論當依其議○御文講  
侍講官李耜曰宋之人臣當危亂之時從容就死者史不絕書此乃三  
百年培養之所致也我國自 祖宗朝培養氣節無所不至及於廢朝  
斷喪元氣氣節之毀無甚於此時願 上常存心於培養方今培養之  
道學校為重擢拔其純正博雅者以為斯道之領袖則一國之士自然  
耳濡目染皆納於軌物之中不可家到戶說以變一時之人也且節義  
之士非徒出於危亂之時在平時能以直道事君繩愆糾謬任大事當  
大責者皆是節義之士也國家擇其人任之而已參贊官李沆曰 成  
宗崇儒重道故一時士類鼓舞奮發大肆力於文學 上能貴重文學  
之士則自然文風大振士類興起矣檢討官柳墩曰為學有異詞章雖  
不可棄而治心之學尤重臣聞之 世宗親臨弘文館與之論難其後  
重文學之士至於如此故當時士林文學之盛後世莫及大抵君臣之  
分雖如天地然情意相通然後有補於治道矣○辛丑 御朝講侍講  
官蘇世讓曰大射禮議于大臣而 上竟寢焉臣意雖不取人視學而行  
此禮則士氣必振此非貽弊於民之事也領事宋軼曰今若舉大射之  
禮儒生來京者其羸糧之弊不細以此事為興學之本臣未及計也

上曰若不取士儒生豈有來京者乎同知事南衣曰三代以前以射為重觀其德也後世則以射為戲事必須先立觀德遺意然後可以為之今日啓請視學者非獨為大射以幸學為重故也古者或息馬論道或投戈講藝今亦視學何不可之有今之為儒者只務詞章不為篤實之學須自上正學術而後下無浮誇虛誕之學大司諫孫仲敷執義金揚震論啓前事不允○御晝講○御夕講○臺諫放言廢朝承旨事物議痛憤已久今乃出自宸衷實足羨意雖不可追罪請削功籍扶植萬世名教諫院啓魚泳濟事憲府啓曰李得全以師儒可當遷為直講未久而又遷刑曹請仍任皆不允○壬寅 御朝講持平柳灌正言南世準啓前事 上曰得全其還拜直講餘不允○御晝講侍講官洪彥弼曰聞宦官金順孫曾蒙幸於 成宗成宗親自訓誨至於經史無不教之廢主初年有失德順孫不忘 成宗之息累諫不聽至啓於 大妃殿請加教誨云撰集廢欲書之而未知事之根本 上曰金銀自廢朝初任事其時之事無不知之其問之○癸卯 御朝講享令金希壽正言表憑啓前事不允○御晝講○御夕講 上曰前日慶尚道節度使請撤毀諸山寺刹雖不可一時盡毀令各道推刷僧徒則軍額可以數

矣司經李靖曰僧徒推刷逐俗則可增軍額其田畝皆屬于鄉校則豈

不有益○甲辰 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堅獻納鄭忠探啟前事且曰我

國貴賤有別上下不齊今者庶孽之座在六卿之上朝廷羞之請令座

在班末庶孽即盧永孫也○傳曰庶孽座目其問于大臣大臣等議與臺諫所

啓之意同 上從之史臣曰反正舉義之事初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朴

元宗三大將之手故武天悍卒下至賤孽販賈咸預勲列金紫雜沓貂蟬

滿座使朝者不尊名分隨齋此皆柳詢以首相持祿苟容不能倡率辟工

舉義之所致也○御書講○御夕講○以李紉為司諫院司諫許運為

弘文館校理金淨柳墩為副校理申光漢為正言李挺豪為修撰○乙

巳 受朝參 御朝講講綱目至朱友謙入朝唐主賜名姓曰李繼麟

領事鄭光弼曰賜姓易名唐末尤甚在廢朝以勝父名內官此事至為

悖理 上曰改名猶之可也至於易姓大不可也大司諫孫仲敷執義

金揚震論啟前事不允○聽輪對○御書講典經金絛曰胡氏曰事在

勉強此人主所當留念處也若曰學術至此足矣治道至此足矣因循

苟且無遠大之期則功無所成而事無所終矣 上曰此言甚善孔子

曰為君難書曰后克艱厥后為人君者不可易其為君之道常不忘其

難可也○御夕講○丙午 御朝講 上曰選將鍊兵須及於昇平之

時我國三面受敵西北尤甚萬一有變其何能禦之有武才者交差六

曹預養待時為當知事南容曰李季全嘗言我國養育人材至矣而養

將不如古 世祖朝李施愛謀亂北方其時養將得人故即時剪除

上教養將之言允當○御書講○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後續錄云

工商賤人衣紬納交綺者以制書有違律論斷大興二者紗羅綾段者

杖八十用鄉物者其罪反重類此抵牾者亦多請勿用傳曰續錄與大

臣議定但斤正其誤處可也餘並不允○丁未 御朝講講綱目至唐

主殺其河南人羅貫 上曰貫性剛直不避權豪請托不行可嘉也知

事孫澍曰剛直如羅貫世豈無人然人主必能公明而後讒言不入矣

領事宋軼曰羅貫不避權勢極為剛直 上乃以此下問必慨然於好

俗也權勢非獨在宰相雖在下位亦有之司諫李紱曰請托不行於宰

相則在下之人自然不為請托矣且三公若知賢能則公薦於朝勿為

私薦則可矣又與掌令金希壽論啓前事不允○御書講○御夕講

○戊申御朝講 上曰內禁衛李璣不受不應受之祿遠諸應受之

人其志可嘉銓曹舉用如此人則人皆勸勵矣領事鄭光弼曰此人

若誤受而還應受之人則可謂善矣若冒受而恐事發還之則何足褒  
賞大司憲李自堅獻納鄭忠探論啓前事不允○傳曰各司托於管繕  
啓請軍人者甚多今該曹考其緩急若非不得已者何必煩用民力乎  
一切罷之○御晝講○御夕講講宋鑑至仁言利之徒節用愛民爲務  
典經金絀曰節用愛民之言大矣人君以愛民爲本而憂樂必與民共  
之 上即位以來節用愛民蠲免雜役至矣然而卒無效驗民之流離  
飢饉莫比之甚當何以救之也 上曰人君爲民父母當節用愛民如  
保赤子然不可獨治必設官分職而在下者亦奉行上意然後民蒙實  
惠矣絀曰如上教所謂守令當擇廉簡然 上必躬行於上使下人  
觀感然後廉吏自多也且廣求遺逸孝廉之人擢為守令則雖不盡善  
亦與常人異矣○以金淨為弘文館校理兼藝文館應教南孝義為司  
諫院正言○已酉禘朝講大司諫孫仲暎持平任權論啓前事 上  
曰廢朝時承旨殊無節義削功可也餘皆不允○傳曰人臣當危亂之時  
義不可苟免而廢朝承旨尹璋曹繼衡李塌等反正之日入直政院聞變  
蒼黃謀免禍及誑說廢主爭先奔出溝竇反錄勲籍至為乖錯並削其  
名以勵節義史臣曰璋等昵侍禁地聞變逃出生罪固大矣然當反正之

日聞變反附者舉朝皆然安有內外之殊此正有類於五十步笑百步  
當燕山之末天與人歸推戴之舉若出於朝廷則又何錄功之有霍光  
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而人心不搖者出於朝廷也今此之舉出於三  
大將之手故舉朝咸錄功籍不過苟悅人心之計耳君子深嘆惜焉○  
御書講○御夕講○壬子 御朝講知事申用漑曰臣觀禮曹答對馬  
島主書契有給送歲賜米太之語臣意島主與國家約束而時不聽從我  
國先送米太則是示弱也且島主書契中無欲受之意徒聽使价之言  
而送之尤不當也請待島主一從我國約束然後賜給 上曰待夷之  
事不可輕也當議諸朝廷○御書講○御夕講侍讀官柳墩臨文曰汰  
冗官之時當汰其無賴子弟及不勤國事者而今之所汰者若非引儀  
等類則必及於寒微無賴者以是人無勸懲矣且我朝成均館勸課之道  
至矣詞華口讀非為學之道而其本在於治心養性以此為務則道學  
自明近來學者未知務本之道而師長亦未得教導之方 上必以至  
誠勸獎然後為師長弟子者必有興起矣且近來先朝耆舊只數人而  
皆以老病辭職 上之聽納甚易臣意以謂不可先朝耆人時時入參  
經筵言 先王政治之得失則豈無所益哉 上曰近來汰冗官之時

該曹不計治事與否但以年老汰之殊無意矣且人材自學校出生負

進士中有年老德業者亦可用之○諫院啓魚冰濬事不見○癸丑

御朝講侍講官崔命昌臨文曰自古有功者賜鐵券欲其長享爵祿而

終或有族滅之禍故賞賜待遇不可不慎也無知之人起自賤微或告變

亂或效微勞而國之寵遇過中則彼自以爲有功必至於驕縱待遇少不

如意則輒生不軌之心終至於誅滅而不得保全者有之告變指盧永

也效微勞終不保全其功者指科永文辛允武也持平柳灌獻納鄭忠樞啓前事不見○慶高

右道節度使尹熙平拜辭 上引見謂曰慶尚道近來雖無事然邊方

人心解弛防禦等事卿其盡力熙平曰臣在并道見軍士專不赴防闕

者甚多聞慶尚道亦然請別立法使不得逃 上曰在此選制豈如親

見措置哉卿宜臨時處之史臣曰當是時貪風大行為僉使萬戶者侵

漁軍民務得縣布以防禦爲餘事故軍民難支一立其役盡賣其田再

立其役家產盡賣卒至流離其闕防以此也○御書講○御文講○宋

軼議朝廷與對馬島主約束已經三年彼不聽命再請如舊其心不順

不須汲汲賜米姑停之以待島主之請未晚尹金孫洪淑議同鄭光弼

議來使必是島主親信之人豈不知島主之意而言之今於書契具載

使者欲受之意並米穀之數以送似非示弱金應箕議同 上從宋軼  
等議○甲寅 御朝講司諫李紱掌令金希壽反覆論前事不允○御  
晝講○御夕講講宋鑑至以李孟為翰林學士人見必命坐字而不名  
叅贊官李沆曰於此可見仁宗待臣下以誠也待遇必以禮情意交孚  
然後賢者亦展布腹心而盡其力焉 發下以不世出之資中興大業  
銳意圖治而治效未臻竊恐待臣下或不如 成廟朝也待講官許琮  
曰李沆所啓至當君臣之間必上下交孚然後賢者得以展其所懷矣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中庸亦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此  
真格言也然知人實難須於邪正之間明辨之若賢則委任不疑以激  
勵之則不必人人勸之而下自勸矣 上曰人君固當使臣以禮然亦  
須辨別賢否而禮接之許琮曰近日成希顏有所失以公緘推之夫公  
緘者書吏之問也以三公對書吏之問不亦太輕乎○諫院啓魚泳濬  
事傳曰如啓○御夜對講宋鑑至元仁宗天性慈孝待講官李彥浩曰  
大抵孝者百行之原人君以孝為治則下民瞻仰風俗自美矣我朝  
世宗別設 文昭殿出自便門常常親祭又出 御香室至於祝帖親自  
書諱故下人翫感世無不忠不孝之人今者雖不可數舉有時親祭為



當且近因年凶 慈殿進豐呈亦停之雖愚夫愚婦良辰節俗必養以酒肉況人君以一國為養乎 上曰以孝理國之言甚善上行則下自效化俗之機果在於上矣○日暈○乙卯 御朝講講綱月至唐主解縱五坊鷹隼事 上曰此固善也夫畋獵上為 宗廟薦禽下為閱兵講武不可廢也然秋稼方登而馳逐田野其踏損甚矣不可為也大司憲李自堅曰夫人君好獵徒為民害前年十月東郊打圍時雷雨大作即 命罷陣可也而致令軍士衝冒雨雪怨謗大興不可之甚也然大閱則乃習兵之事不徒為獵也亦可時時講之 上曰此言甚是大閱非必為獵也乃講武事而因薦禽也然近地則可遠地則不可也自堅曰鷹有產不產處雖兩界江原亦足矣下三道不須封進 上曰鷹牌為薦禽不可廢也只令兩界封進亦足矣領事宋軼曰田獵之事古之人君無不好之夫聖明無愈 成宗而初年置左右鷹坊後苑多畜麋鹿其後放獐鹿罷鷹坊此至善之事也不須遠法帝王惟法 成宗上曰封進減數至當然私鷹至多侵害稼穡亦令禁止何如軼曰 上教甚當宗親與朝官多養私鷹令兵曹禁制為當但老宰相與有老親者不可並禁正言南孝義曰原城君邊脩家奴打殺隣家女人命至重

邊脩不能戢下請並推之 上驚曰近來殺人之弊何至此乎邊脩事  
其實未可知也當令法司詳問以啓○聽輪對○御書講講綱目至康  
澄上疏論不足懼者五深可懼者六 上曰其言不足懼者非真不足  
懼也以明六者之甚可畏也其深可畏者非惟古也在今亦然當廣求  
賢才不使廉恥道消可也侍講官李彥浩曰總言時弊之要莫此為切  
政散國亂則非但在野之賢蔽匿在朝亦多見幾而作豈不深可畏哉  
若見賢則舉而用之使善類彙征可也國家老成之臣無幾須優接勿  
退亦可也 上曰時事不可則非惟在野者隱在朝者亦退今老成之人  
或有辭退者矣彥浩曰今之大臣率多托病雖朝廷大議亦或不參此  
甚不可且廉恥道喪莫此時若也 世宗朝文臣或為外任則朋友來  
吊今則纔去官而求為外任其有老親者則已矣無老親者率皆補外  
或犯賊者有之廉恥道消甚矣司經閣壽元曰廉恥道消莫如今時其  
風已戾難以法禁若明教化以正士習則廉恥之道庶乎立矣 上曰  
風俗果非法律所禁自上化下而中心知恥則自然俗美於下矣四維  
不張其何能為國乎叅贊官方有寧曰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許多  
郡邑豈無可用之人乎雖令成均館八道薦舉而未聞有一人舉用者

若擇而用之則豈小有愈於昏夜乞哀者乎彥浩曰其毀譽亂真者  
尤可畏也此非但下人所畏上之人亦所當慎若小人在於君側則毀譽  
罔極亂人視聽終至誅戮賢士以亡人之國豈不深可畏哉 上曰毀  
譽亂真人君所當辨之至於朋伴亦當察之○御夕講講宋鑑至英宗  
屢赦反害善人之語 上曰此言甚是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救  
赦之害大矣李彥浩曰人君刑賞猶天之有春秋若春而殺之秋而生  
之則天道乖矣有罪者不刑有善者不賞則王道乖而善惡不足勸懲  
昔諸葛亮治蜀赦不妄下良以此也後世人君不豫則赦有慶則赦皆  
非也○傳曰老成之臣於經筵言其古事所益甚多近來以老辭退故  
不得已許之文城交城雖以老退於經筵更然何如宋軼等啓曰老成  
之臣 成宗朝多有之今則全無此人等進於 上前則補益豈少哉  
雖不得常常入侍可以時入見矣○丙辰 御朝講大司諫孫仲暉曰  
臣觀後續錄非金科玉條 祖宗朝大典續錄至詳且密務在得人  
不宜復有增加請以受教用之持平任權亦論後續錄事 上曰允法旋立  
而旋改則百姓不知適從矣已令政府六曹復勘矣○御晝講○御夕  
講○大司諫孫仲暉等上疏略曰 殿下臨政願洽于今九年設施注

措不以漢唐自期而左右輔弼者未盡其人依違固寵面諛背違虛拘  
禮文賢愚并進少有知識孰不思憤宋軼本無定力不關往來冒居儀  
刑之地多招負乘之譏洪淑尹珣資望素賤不足以辱台司長刑官姜  
激異懦無操敢貳夏官允此數人物論藉藉為名器惜 殿下俯循物  
情亟加旌別解此數人明揚善類布列天職使三公統六卿六卿統百  
官則自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階矣如三公不當親細務  
而提調各司下侵百司之事甚失事體傳曰今觀疏意至當然貶論之  
人皆大臣不可無顯過而輕易退進且都提調衙門則自昔三公為之  
何有妨害○慶尚道咸昌開寧地震○丁巳 御朝講講綱目至唐賜  
將士紙錢有差執義金揚震曰唐主患賞賜不足督徵民財夫生財只  
有此數一竭則不能卒辦 成宗朝不濫賞不虛費故蓄積多至廢朝  
府庫一空今各司府庫虛張其數者多矣 上之用財雖節而靖國之  
後功臣猥濫無名之費甚廣須信賞必罰然後紀綱立而財用節矣  
上曰五代之君皆無足法也唐主初許軍士與十緡而府庫無可與欲  
不失信奪民財與之大抵以見在之財與之可也 不可剝民膏血而與  
之也揚震曰財用出於百姓而百姓失所未蘇生財之本竭矣今者農

務已逼而耕種者幾希須以大學士財之道為念 上曰此手游食者

多則財用安能阜乎今時逐末者多然游手而食者莫過於僧徒矣揚

震曰僧徒游食之弊果如 上教然非徒此也百姓自廢朝失所離散

四方還土復業者蓋寡或工販於他道寄食於異鄉游手游食者多矣

正言南世準曰昨日疏中所論宋軼洪淑尹珣姜澂三等聞物論久矣

不得已論之勿謂尋常而忽之且以三公領各司提調大臣不宜兼理

細務請改之揚震曰百執事亦當擇用况政府六曹任大責重者若

知其不賢當適之 上曰大臣進退不可輕易也洪淑尹珣姜澂別無

顯過何必改也大衙門則雖非都提調衙門三公亦可為也○御書講

○御夕講○憲府啓後續錄事不允○戊午 御朝講持平柳灌正言

南孝義反覆論啓宋軼等及提調後續錄事不允○巳未 御朝講掌

令金希壽獻納鄭忠樑反覆論宋軼等及提調後續錄事不允○御書

講○御夕講○庚申 庶常參 聽朝啓同副承旨李沆啓李守知打

母事斬不待時依允○御朝講大司憲李自聖司諫李紉反覆極論宋

軼等及提調後續錄事不允○御書講○御夕講○辛酉 御朝講執義

金揚震正言南世準極論宋軼等及提調後續錄事不允○御書講○

御夕講講宋鑑至元文宗論奎章閣學士曰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侍講官許硯曰文宗此言可謂善矣然若無其實則豈有所益哉大抵設經筵接群臣欲聞時政得失生民休戚矣今入侍經筵者進講釋音俯伏而退豈有所益哉自廢朝而來以言為諱無規諫之風須以此為戒也 上曰經筵後左右大臣論陳古昔治亂及當今得失可也而近日果無言者矣典經金絀曰文宗曰使朕樂於聽聞此樂字須體得可也自古人君為學術而到樂地者鮮矣聖訓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術須至於樂然後真知善惡義利之分而不能自已也 上曰史惟良疏中有曰天災可弭禎祥可致此言當矣天人一理人心和則天心亦和矣近有災變豈非人心不和而然耶君臣各致其和使人心皆和則天災可弭矣硯曰大抵人事修則天變消衆君子在朝而奸臣不能容其奸然後朝廷和輕徭薄賦使無愁嘆之聲然後百姓和朝野皆和則天意自然和矣○壬戌 朝講掌令權希孟正言南孝義反覆論啓宋軼及提調後續錄事希孟且曰龍仁縣令金禩稱戶籍紙價每戶徵米一斗私輸其家又令官人貿納沙器未充其數督徵甚苛致令破產逃躲貪暴如此請

罪之且聞慶尚道死囚四十餘人以繫不決怨氣滔天悲傷和氣請令  
速決上曰金禩當推閱治罪滯囚非但慶尚一道京中亦多然務爲  
速決誤加刑罰則尤爲不可反覆詳審可也領事鄭光弼曰忠州居金  
伊同未致等憚本主徵貢之督謀欲殺之恐有形跡以衣塞口壓而殺  
之風俗之惡一至於此誠非細故必明教化然後風俗有歸於厚矣  
上曰近來人心不古子殺其親妻殺其夫奴殺其主亦或有之風俗之  
惡甚矣其所以移易非法律政令之所能頒上下勤勉明教化感人心  
然後庶可變易也光弼曰近來外方稱儒者遊歷州縣少不稱意則隨  
而謗毀或書于院驛此等風俗大爲不美且古者生負進士恥於訓導  
之名雖勸而不肯今則求補者滔滔古者武夫恥爲僉使萬戶妻子亦  
恥之今則爭相爲之營求不已且今俗尚觀羨雖微官之喪其子孫必  
立碑碣輸運於遠方民弊不貲其人心不古如是史臣曰特士大夫遭  
喪則力辦難得之物不得石灰則不敢埋葬轉相爭尚務要觀羨由是  
閭巷小民亦慕其風務爲華美及至葬日盛備酒果洽比隣族以飲以  
謹而九于葬具則不復致謹惟務觀者之美以要鄉里之稱若貧窮未  
備則逾時不葬賣田營辦爭侷富人或問其葬期以未備酒果爲辭習

尚因循不以爲怪豐辦酒果群徒醉飽則鄉里相稱曰某也爲亡親而致誠否則其誠薄矣時俗之不美如此而朝廷不能變革故光弼及之然時俗又尚報本故雖愚夫愚婦每遇俗節必祭其先塋未嘗廢焉識者相謂曰我國善俗唯此而已 上曰風俗等事人君深居九重何能盡知大臣之言善矣風俗之敗至此予甚憫焉大抵今之弊風非但喪葬游宴奢習亦然須留念使人變易可也侍講官李彥浩曰風俗奢侈無如今時飲食衣服恥不如人宰相士大夫家婦女無貂裘紗羅無有屋轎子則恥不出行又以中原綾段爲非品好至於自家私織奢侈成習物價騰貴自古轉移之機在上人君先以儉素導之則自然風靡矣○御晝講○御夕講講宋鑑至范梈雪理冤滯侍講官李彥浩曰感傷和氣召灾致異皆由於滯冤八道死囚皆報刑曹該郎不勤詳覈及至政府專委檢詳政院則承旨一人又未易周覽是以滯獄至於十餘年近日常陰不霽必是冤枉所召也 上曰獄囚固宜速決但死囚經刑曹政府至政院朝啓故或不得已遲滯也大抵重獄則已矣輕者皆務速決則滯冤庶少解矣○癸亥 御朝講講綱目至吳越王叢奸擣伏人不能欺與經金絛曰此雖善事然非人君之度也以發奸擣伏爲心則終



必有弊人心之澆薄實由於此人主以至誠爲心使下人自不欺罔可也史臣曰上自任聰明好察於文薄之細或發微疵責譴有司頗傷人君之體而未有推誠化下之德故綽因摘發奸伏之語而諷之不能改之綽學聖賢之書明義理識治體士林重之講至李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辨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綽曰慷慨之士憤激於內則或見於聲色人主所當優容李濤之言非不善也而晉主怒叱之君之於臣何以示怒乎人君動靜不可如是持平任樞獻納鄭忠樞論宋軼等及提調事樞且曰近來宰相不肯薦賢而折簡銓曹求爵子弟甚失大臣薦賢之道上曰爲國之道賢人君子布列朝者而後能致其治令大臣皆薦遺逸之士舉得其人則賞之舉非其人則罪之如是則賢才庶可得矣且大臣若無顯過則不可輕易退之也都提調自昔所爲之事仍之何害○御書講講綱目至後漢主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宦官典經金綽曰以此見漢主之愚庸甚矣天地之間虫魚之類亦有子孫何可以有子孫而不用士人乎此良由漢主猜忌而然也人君於猜忌尤所當絕也上曰五代之主不足責也漢唐亦以宦者亡其國大抵宦者守門掃除而已不可干預國政此事當鑑戒也○御夕講講

宋鑑至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上曰此言甚善人惟孝於親故能忠  
其君如有歸養者許之可也參贊官金謹思曰歸養當次而不歸者有  
司糾察何如典經入金錄曰自古孝於親者未有不忠於君也堯舜治天  
下之道亦孝悌而已 一孝於親則下自感化而人皆為孝子矣且不歸  
養者檢察之論不當大抵孝根於性人所固有不可以法律導之也  
三月甲子朔殿講生負安秀崙等三人通者給五分試官等初會于經  
筵廳傳曰治國莫先於得人而人才之出皆由於成均館觀今士習徒  
尚詞章不知經學且人之氣稟不一詞章經學難以兼全予意以為古  
有明經科欲講經取士但今農時不使外方儒生騷動只以在京之人  
分兩所講經以入格者今月晦間謁聖仍御明倫堂試講武科亦略取  
之則於謂牛聖崇理學取人才皆得之矣且 成宗朝有進賢試 世  
祖朝有登俊試拔英試如此者蓋以登第後廢學故欲使鍊習而然也  
今亦倣 成宗朝例為之何如僉啟曰試取明經不可為恒規偶一為  
之是亦勸勵之方儒生講訖 命左右講論禮曹判書張順孫曰異端  
不熄僧徒寔繁軍額職此不敷宜依狄仁傑毀淫祠古事允內願堂寺  
刹亦令一時撤去以示 上不崇異端則為僧者自無而軍額亦敷矣

右贊成申用漑曰若令撤寺則官吏欲用材瓦勞民轉輸其弊不貲刷其無度牒者以定軍役則僧徒自無而軍額亦裕矣左議政鄭光弼曰必欲役民而撤寺則暴虐之吏劫掠老僧其弊亦多矣 上曰依慶尚兵使之啓一時撤之則似快矣然恐聚為盜度牒之法久矣無者必多禮曹令監司推刷定役則僧徒自無矣光弼曰崇尚經術 聖上之盛心也然治詞章者必汲獵經史通知古今然後能之今若謂經學皆腐儒而已 上曰經術詞章不可偏廢或一時取以經學有何不可况詞章經術兼洽者難得以經學取之可也用漑曰人之氣質清濁有異故清者經術詞章無不能之若徒誦章句者皆腐儒而無所用經學雖重兼取詞章為當且以淨業院為讀書堂朋友朝夕往來又常出入其家似不專業莫如使寓遠地金浦亭子大君非常住也 金浦亭子曾賜齊安大君也 特命給之何如 上曰取以經術非廢詞章近不治經術故也金浦亭子則已為私物不可還奪光弼曰廢朝雜物防納作弊之人今者一切徵之有一宗親不勝其苦自縊而死至為驚駭請於十分徵其二三何如上曰令攸司察之 臺諫再啓宋軼等事憲府獨啓後續錄事不見 乙丑 受常祭 聽朝啓同副承旨李沆啓典獄囚鄭承源不順父母

謀害祖父罪斬不待時忠州囚奴金伊同萬同等同謀壓殺其主罪凌  
遲處死不待時 上曰依律○御朝講司諫李紆持平柳灌反覆論宋  
軼等事柳灌又論後續錄事不允○傳于政院曰搜拔人材為治所先予慮  
各道有遺逸之士其搜訪以聞事諭于各道○御書講○御之講○丙寅  
御朝講○命設耆英宴于訓鍊院宴經筵官于盤松亭○傳于禮曹  
曰八道諸山寺刹一時撤去則不無騷擾之弊新重創則依大典痛禁  
其年少僧徒一切推刷充軍○臺諫啓曰宋軼庸鄙洪淑無氣節尹珣  
猥瑣姜澂懦弱皆不合本職請勿留難再啓不允○兵曹啓曰滿浦鎮  
撫權孝根被擄刷還言酋長達罕阿古大首謀捉去孝根所言的實則  
達罕父子其負國逞詐之罪固當嚴治反受其欺至給賞物甚違事理  
然自前不顯懲其罪者以彼虜人面獸心不可繩以禮法在我但施恩  
信撫御而已不必暴發隱情今邊收繫問罪非徒終難處置不無結  
怨生釁之弊若阿古大等因事功出來令鎮將詰責曰爾居近界有  
同藩垣頃年入賊之徒若爾衛下人則爾無不知雖深處人必由爾  
境爾雖不為自犯其不禁戕之罪與自犯不遠不得無責以此嚴辭  
開諭何如依允○丁卯 御朝講記事官沈義欽曰臺諫侍從敬謹之

之至所啓之言低微史官未得詳聞請分分明啓之○傳于政院曰左右  
進言者不分明故史官不能詳聞多有遺漏之事其令群臣知此意○  
御書講講綱目至嬖幸相結以蔽耳目侍講官尹殷輔曰小人潛窺人  
主之意向阿諛順志故人君喜其適志寵待異常於是恃恩用事欺蔽  
耳目顛倒是非錯置邪正以亂其國者多矣是以人君待下均一則自  
無如此嬖幸之患矣 上曰所言當矣前日有言有才能者當優待然  
待臣均一也不可以一才而寵異也叅贊官李自華曰嬖幸之弊自  
古有之然人君明辨君子小人君子則異待小人則任之可也豈可拘  
於均一而混待之耶典經金絛曰 上教以為待臣均一可也然不可  
混視也古云好賢樂善是乃性情之正也如群臣中有道德節義者則  
置之高位委任責成待以殊寵無少猜疑可也若雜技幹能之異於人  
者寵而異之則乃末事也是以人君待臣之道惟分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 上曰所言甚是是人君當明辨小人君子而果知其賢則所當優待  
若以一才一藝而寵異之則其弊多矣講至李彥滔言設子臣何所用  
金絛曰文臣引君當道小人恐不能售其術故以此言之人君之所當  
警省也 上曰非文不能致治非武不能禦敵二者不可偏廢也自華

曰文武固宜並用然致治之道用文尤切 上曰文武並用國家之福  
然文則本武則末也金絀曰 上教至當矣然文為主武為輔能致文  
明之化邊境安枕則不須用武然三代以下無文明之治故不得不用  
武也所謂文有二古云文不在茲乎又曰經天緯地是文以道言也後  
世之文詞華章句而已文自文心自心是文以才言也貫道之文通用之  
文也詞華之文不可用之文也通用之文載在方策皆正心修身之  
方而今之為文者不體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徒以詞華觀美而已將焉  
用哉 上曰只取文武之名而不考其實則非也嘗觀其德行之如何  
而擇用之○御夕講講宋鑑至多所自得之說尹殷輔曰允為學者不  
自得於已則猶無益也古云未讀是書猶是人既讀是書猶是人此非  
心得故也金絀曰為學之道莫如自得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學而不得於已則將何用哉講至許謙屏跡山中學者翕然  
從之金絀曰許謙以匹夫唱學學者景從如此況入君至誠好學則四  
方之儒莫不樂趨矣近者儒生不樂就於館學其所以樂就之方在於  
上好學之誠實與擇任師儒也又時時特遣中使命饋師生以示好學  
之誠則儒生庶幾樂趨矣 上曰以不得賢師故儒不樂就而吏曹以

館為閑地率以見貶之人與老病者差之豈其可乎○臺諫再啓宋軼  
洪淑尹珣姜澂事不允○戊辰詔日賀禮以權停例行○臺諫將前事  
六啓不允○已巳漢山君李孫請辭兼判義禁府事不允史臣曰孫爲  
人諳練典故明習法律長於料事又多政事之才莅官聽事處決如流  
時人以能稱之至是以衰老辭之但駁雜不純又談諧無實士林賤之  
○辛未御朝講○御晝講史臣曰凡進講經筵官讀二遍上讀一遍  
例也上讀書如流無一字差錯然一讀之後不肯論難亦不下問其  
進達其蘊奧未可心也○御夕講○臺諫再啓前事不允○壬申受  
常參聽朝啓御朝講侍講官許琬論石晉事契丹亡國之事仍曰我  
國家北狄南夷皆已和親矣雖溪壑之欲不可盡從亦不宜嚴治激生  
其變也當使邊將務皆勅勵使國勢堂堂可也不可以小醜而輕之也  
近來南方將士皆輕倭寇而不戒甚非矣上曰南夷北狄待之道  
甚難而南夷為尤難不可輕忽也許琬曰邊事在擇將而今之萬戶僉  
使侵虐戍卒使不蘇復如此者痛懲之則軍卒蘇息而邊圉自固矣同  
知事孫澍曰輕敵自古所戒南方非如西北賊路廣闊或江原或全羅  
或慶尚道現形無方則雖不犯邊侵竊備禦奔走之間吾民已困矣豈

不深可慮哉 上曰議者皆云南倭非如此狄出陸則易制故今皆輕視然東西出沒標掠無方則備禦極難使將士無輕敵之心可也領事

鄭弁弼曰 成宗朝臣父與李克均皆以文官為兵使今則例遣武臣

六鎮府使皆一時交遊之輩勢難制也宜擇文臣有智略者使之鎮撫

則六鎮庶得安保矣 上曰以文官交差邊地事已命矣至如節度使

亦以儒將差之可也掌合金希壽正言南孝義論啓前事不允○御書

講○御夕講○癸酉 御朝講○御晝講○御夕講講宋鑑至元順帝

詔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豈承

宣之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歟 上曰順帝此言善矣今時之弊

亦如此矣史臣曰 上之此言傷時而發也然知而未革言而無實猶

無益矣今之九事無不類此典經金絛曰順帝雖言之善而無踐言之

實其人則不取其言則不可不取○臺諫再啓前事不允○對馬島主

宗盛順遣經實來獻壤奠○甲戌 受朝祭 御朝講○御晝講○御

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乙亥 御朝講講網目至史弘肇以母喪

起復叅贊官朴召榮曰弘肇武人無識而五代綱常紊舛故如是廢朝

綱常泯滅雖識理者亦復如是良由上之所導耳史臣曰金壽卿姜洪



趙翊邊成皆一時士大夫也廢朝昏亂時喪親月餘服絲食肉戲笑自若及反正後不暴其罪猶齒列於朝參判韓亨允亦與於此類領事金應箕曰祭享祝文事大咨文 成宗必親押及甲寅年不豫始令代押厥後因循為之祭享當以誠敬事大在所敬重皆宜親押若代押成例則恐後世永廢親押之事也 上曰祭享事大誠敬之言至當但親押則字畫恐或不精故代押矣傳于政院曰 成宗筆法極妙而或有改押咨文之時今安得不改乎字畫不精亦不敬之大者故不得已代押耳祝文之押則今後或親或代可也○御書講講綱自至士民家皆畏憚其僕隸往往為所脅制參贊官朴召榮曰此時昏亂故然也廢朝時奴僕投托倚勢或繫縛其主凌辱備至餘風未殄下或陵上欲變此風當嚴刑治之不少容貸記事官李弘幹曰嚴治之言當矣然變風導民不可以刑罰為先而當以教化為本今之俗吏已尚嚴刑以能杖人者為純者聞此論則臣恐俗吏爭尚嚴酷有乖 聖上好生之德矣上曰下而陵上固有法律若欲變風導民則非刑法之所為自上教化之則下自然變化矣召榮曰臣以廢朝時上下齟舂而啓之非欲嚴刑也大抵刑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本而刑亦不可廢也今時官吏過於

刑杖臣未之詳也。奴主之間得罪者，則不可不以刑而治之也。上曰：

若有凌辱者，則當治之以刑。風俗之變易，不可以刑法致之也。

御夕

講講宋鑑至妖人劉復通作亂。

上曰：佛氏巫覡皆以妖言惑眾，若有

如此之人，則當坐以大罪。廢朝時有妖僧惑眾，守令亦有信惑而被罪者。其守令則不叙可也。叅贊官金克幅曰：忠清道有妖僧虛翁者，妖言惑眾，其時林川倅尤惑信，至拜為佛倅，為一邑之長而先拜焉。則其下

趨風矣。曩者民惑佛教，雖如瓦礫，若涉寺宇，則懼不敢取。今圓覺寺瓦

石傍近，居民皆用於家，亦可見民之不惑於佛也。良由上不崇信，故

下亦從之也。召榮曰：僧之根株尚在，安知後日復興乎？非惟異術不宜

崇尚，允所尚皆謹之，則民亦知所向方矣。自古敗人家國者，無過於妖

術。元末之敗，正坐是也。臺諫再啓前事不允。○丙子御慶會樓下

觀武臣射賜弓子箭竹。

臺諫啓前事不允。○丁丑

御朝講領事金

應箕曰：文即殿切近處，聚糞種蔬。又闕內少有曠地，亦皆耕種。此曩

者空闕時所為。至今因循中原，闕庭皆布之以磚，闕庭雖少有曠地，何

可耕種？况祭享近處，尤不當也。請一切禁之。上曰：予未及知之，其禁

之。史臣曰：時朝廷不持大體，務察煩細，徒事虛文，規模日狹，氣象日卑。

習尚偷薄衣食宮室爭崇侈美政令不一朝立夕改紀綱解弛吏不奉  
法廉恥道消吏多犯賊忠厚風喪人尚告訐而毀譽失真親親道滅不  
愛宗族而爭利至害巧詐日滋欺負相尚守令貪暴民瘼日甚黜陟不  
公賢否混進類此弊事不可勝記而二品以上每五人入侍經筵巧趨  
順伏隱默唯唯無一人言及於此退而圖身苟容持祿而已小官畏越  
職之罪亦不敢陳之弊日益多革之無日識者有憂而應箕以當國大  
臣捨此不啓而只以闕內隙地不潔為憂識者譏之○御書講○李自華  
書啓闕內蔬田凡十五處傳曰自前耕種有何害焉○御夕講○臺諫  
啓前事不允○戊寅 御朝講掌令權希孟正言南孝義論啓前事  
上不答○御書講○臺諫合司啓曰宋軼等事既上疏論之復於  
經筵啓之又逐日來啓而尚未蒙允臣等所以合司來啓者冀得聽  
納耳四啓不允史臣曰軼本無行檢放言不願嘗丁父憂治第興德洞  
極其宏麗持服乘輜白晝往來監督廣置土田於平安賂遺盈門人  
皆鄙之淑亦庸鄙卒富貴喜言笑取媚上下叨列大府尤駭物情珣偷  
寵廢主登第五年亟為資憲其妻為廢主所寵出入無節頗有醜聲  
珣猶眷待如平昔朝野指笑姜淑素暗劣嘗為其妾母親調藥餌云

○御夕講○己卯御朝講獻納鄭忠樑持平任樞論啓前事不允○臺諫  
合司將前事七啓不允○御晝講○御夕講○庚辰臺諫合司將前事八  
啓不允○辛巳臺諫合司將前事七啓不允○傳曰兵使水使虞候及  
未挈家守令僉使萬戶權管等各於任所私妻率歸作弊不賞自今以  
後嚴加禁斷○正朝使金璫還自京師○壬午臺諫合司將前事五啓  
不允○傳曰近日闕內不淨文廟謁聖退行於來月○癸未臺諫合司八啓  
宋軼洪淑尹珣姜徵事不允○甲申臺諫合司將前事八啓不允○以  
李長坤為戶曹叅判任由謙為京畿觀察使蔡忱弘文修撰史臣曰由  
謙氣局不洪喜怒屢形于色又乏才幹曾歷全羅慶尚兩道觀察使多不  
稱職然性頗廉簡不忤不求不事產業士林不甚賤之長子樞為經筵  
官次子權為翰林皆一時名士由謙嘗以特進官率二子入侍經筵時人  
榮之○乙酉臺諫合司將前事七啓又上劄略曰宋軼器識允庸志趣羸  
鄙謀家不謀國視私不視公非但有尸素之譏將必有覆餗之凶洪淑踰  
分謬據不自謹慎非理苟求營置浸廣豈可叨列相府汚褻名器乎尹  
珣資稟猥瑣見聞鄙賤遭遇昏亂驟躋崇品覲然治朝士羞比列姜徵  
暗弱無立素久操節允所踐蒼人皆賤惡此豈足以長刑部亞春官乎

國家置三公六卿非為人君優容庸流之地亟適厥職以清朝端不允  
○京畿水原府居崔世湖其母常患風疾或至病急絕而復蘇世湖盡  
情號泣廣問藥餌割股和藥而進其病小愈事聞 命旋門復戶○丁  
亥臺諫合司將前事七啓不允○戊子臺諫合司將前事八啓不允○巳  
丑臺諫合司將前事七啓又上劄不允○庚寅臺諫將前事八啓不允○  
傳曰今觀黃海道觀察使書狀七站永定館軍有弊云輪次立設以均勞  
逸何如其議于政府及府院君該曹堂上○辛卯工曹判書鄭光世奉史  
臣曰光世莅職勤幹京外所歷多有聲績然性本不廉乘時射利廣營  
產業時人以貪墨宰相目之士林鄙之○臺諫合司將前事六啓不允  
○癸巳臺諫合司將前事八啓不允

四月甲午朔 親傳大祭香祝○御朝講司諫李紆執義金揚震反覆  
論啓前事揚震又曰慶尚道一經倭亂軍卒凋耗水軍之弊極矣至  
於陸軍雖分三番適代之際間關道路動經一月在家之日不多行橐  
之費無窮不出數年勢將離散若分關防緊歇增其番數寬其適期使  
休其力則軍卒庶可小蘇矣忠州可與倉所納之稅載船到京船夫無  
徵納之法故不謹守護多致盜竊今後有欠並船夫徵納如全羅道例

則無此弊矣○臺諫合同將前事五啓不允○御書謹講綱目至周制  
 稅牛皮法惟禁賣於敵國侍講官尹啟輔曰我國兩界之人得賣牛於  
 彼人已有成法不慮邊將不奉國憲以牛易皮於彼人由是農民無耕  
 牛其弊不貲觀察使不能時時巡歷檢舉故如是恣行節度使辭拜之  
 日親教丁寧則自當勉力申禁矣○御夕講○以李思鈞為江原道  
 觀察使朴侁為司諫院獻納○掌隸院啓曰凡士族人或同產族親中  
 相訟時忘其親睦反以為讎極口相斥傷毀風教莫此為甚自今爭訟  
 之際有凌辱尊長劫脅卑幼者移文刑曹先正其罪然後聽理何如  
 允之○乙未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堅大司諫孫仲敷論前事不允特進  
 官成夢井曰推刷都監刑杖至為猥濫一日刑問或至四五十人冤呼  
 盈廷若自犯之罪猶或可也一族非自犯而至二三次受刑誠為可矜  
 京則有堂上郎官尚如是外方則其騷擾必甚豈無傷和致災之理  
 上曰此事雖不可專廢刑訊令都監商議務為省刑可也○臺諫合同  
 將前事五啓且曰獻納朴侁前任開寧不用心為治故其後被駁請處  
 傳曰朴侁其逆餘不允○御書講○御夕講○傳曰三綱行實續撰  
 時祖宗朝及反正後事並令撰集祖宗朝所印欲使閭巷愚民皆

得易知故用諺字翻譯但字體微小今以大字印出以便觀覽予於經  
筵見司馬溫公論馮道曰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為  
女不貞雖華色之美織紉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才智之多治行  
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製序之時宜述此意○丙申上  
閱武于慕華館選武臣試騎射論賞有差○丁酉臺諫合司將前事八啓  
不允○禮曹啓曰庚午年倭亂時永登浦萬戶梁智孫妾及從女二人  
被虜在對馬島通諺簡求還令島主刷還何如去冬海採之民被風漂  
泊馬島島主厚待宴饗請論賞何如從之○以崔重演為司諫院獻納  
○戊戌聚試文臣于勤政殿庭論賞有差○臺諫合司將前事七啓  
不允○己亥臺諫合司將前事六啓又上劄不允○柳洵鄭光弼金應箕  
盧公弼申用溉成夢并徐克拈黃誠昌等議曰金郊道各驛吏殘弊不  
能支役故定館軍以供其役前此館軍相適立役自是一道之民無不  
受弊不得已依平安道例擇可定者永屬館軍許通科舉仕路使之久  
於其役若是則驛路庶幾蘇復今若聽其規避之言以為有冤而輒令  
輪次相遞則非徒道民皆受弊平安道亦接例陳訴其將盡從其願乎  
仍舊永定以專其役為便後續錄其中雖有一二法條有抵牾處臣等

意以為各年受教文煩外方不能周知今此續錄業已刊頒當舉行勿  
改之梁智孫妾若不即刷還則國家反為羞愧今計莫若舉大槩通諭  
令刷還被虜人物以俟彼答通書契如不刷還則又以嚴辭責之曰智  
孫之妾今尚存焉何不刷還乎使不得容匿上從之史臣曰後續錄  
抵牾於大典妨害於治道法官眩於奉行民庶莫適所從中外咸稱未  
便而大臣必欲行用議者非之○庚子臺諫合司將前事七啓不允  
○黃海道延安府雨雹○辛丑臺諫將前事八啓不允○傳曰順淑翁主  
墓在沙乙漢日依法禁耕禁伐其祀堂在東大門外守護奴婢一應雜  
役皆復之專委祭祀雜人亦令痛禁史臣曰上之愛念同氣無間存  
歿類此翁主即成宗女也○壬寅臺諫合司將前事九啓不允史臣曰宋軼  
之貪黷無檢洪淑之行已汎濫尹珣之鄙瑣暗劣姜徽之暗弱無操一  
世咸知物議憤激及李耜為司諫抗議劾之士論快之尹珣本無才行  
登第未久因觀射優等躡登堂上諂事廢主逢迎趣向無所不至不數  
年又超資憲其妻出入宮闈有醜聲不能斷義絕之反正之後朝紳恥  
與共列及被此論人為以公論不泯也其姪尹之任女選定王妣命  
下之後族親褻賀珣於單字稱養父書啓且王妣在筓時傾財媚



事又藉吉禮之備徵索郡邑無有紀極當時持論者亦欲彈之而以主  
吉禮不敢發○癸卯臺諫合同啓前事傳曰予觀國朝寶鑑 太宗召  
臺諫諭曰邇來言官不顧大體屑屑於小節由是群臣相踈同僚相猜  
至不相容爾等恪勤乃職務存大體予之此言非欲不言予之過失不  
勿庶僚之是非也但期諫必以正劾必以公耳 太宗化家為國之主立  
國之初豈不商度而教之乎近觀論駁之事朝無完全之人而為棄物  
者多如是而欲得人不亦難乎未知 祖宗朝人皆盡善今則人皆過  
惡而然耶古云人非堯舜何能盡善雖盡天下而擇之猶且難得況我  
國之褊小乎反正以後臺諫以為欲正朝廷故論駁如是是則似當然  
不務正士習而徒為吹毫覓疵彈駁不已有如日課豈是美事乎雖於  
其間或有不被駁者京外許多職任其能皆以此充之乎臺諫雖以論  
駁為任何以徒事攻擊而不計用人進退之難乎大抵人心靜則治動  
則亂人心之動靜安可不察乎臺諫有事則論之無事則止之 祖宗  
朝如是故得體也今則彈駁不絕朝廷豈有完人而又誰能以於其職  
乎卿等思 太宗所論之意則可知也予之此言非厭臺諫之論也  
亦非為被駁大臣而言也以當今之事而言之耳卿等知此而供職則

非唯得體人物完全而朝廷用人之際亦不多也史臣曰上之此言深中當時臺諫之病臺諫回啓曰上以太宗朝事教之果爲臺諫者失於大體而論芻不以公正豈臺諫之職乎近日臣等所啓之事非屑屑於小節大臣賢否係國家治亂故啓之耳太宗朝臺諫所啓若如此等大事則太宗豈有如此傳教乎臺諫之任非故爲搏擊使朝廷無完全之人非其人而在位則豈可舍默而不言乎所以旌別淑慝欲正士習非敢爲吹毫覓疵日事論駁如日課也又教曰人心動靜安可不察乎貪鄙者在位物議旁騰不可謂安靜臺諫持公論而劾正使朝廷清明亦不可謂搖動人心在於分辨善惡不在於舍容苟且上教雖以爲非厭臺諫之言然以臺諫論事指謂吹毫覓疵有如日課此正所以厭諫也臣等雖無狀不能盡職待臺諫不可如是也臣等不可安然在職請適之五啓不允○甲辰臺諫合司將前事九啓不允憲府啓曰鄭莫介本以成希顏丘史役使于其家而近日令其奴三人突入希顏家捉奴歐打此大關風教請推問定罪傳曰其推之史臣曰鄭莫介本議政府奴性甚巧詐利口捷給當告變之時所語如流指陳永文允武語言節次周密詳盡不使有疎漏永文等怯情不能自明其所承

服多有誣處蓋莫介之語塞空補缺今聽之者不見其罅隙而永文兄  
武之語不能措辭辨解也及是凌辱希顏室家聞者無不憤嫉其驕橫  
率多類此受賞之物不貲而不能保存喪失殆盡未幾窮困如舊○乙  
巳臺諫將前事九啓不允○丙午臺諫合司啓前事又上疏曰臣等聞為  
臣而輕量其君不敢盡言謂之不恭為君而狎侮其臣不肯聽受謂之  
自聖不恭者幾於賊自聖者幾於亡故不恭自聖之實一形於言面賊  
害滅亡之咎必至於朝夕可不懼哉古者三公有缺不必求備非為無  
人可以苟充誠以上補君德下固邦本非敦厚誠實剛明正直可以表  
率百僚風礪四方者不足以當之也且其進退之際觀感迥異不惟賞  
之所勸罰之所懲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此古昔帝王所以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以論相為其職業者也今宋秩本無學術又乏操守駁  
雜無術坐致富貴 殿下不揆才望唯視爵秩擢置宰相遠近驚駭大  
小解體皆曰當今置相不惟其賢惟其庸不惟其廉惟其貪頑鈍無恥  
者勇於陵競廉節達理者恥於進取朝廷日卑國勢陵遲上下偷安不  
知矯拂未審 殿下何賴焉而猶且曲為之保護耶洪淑本非令器叨  
列宰相營索是務多招譏謗尹珣以猥瑣淺材被寵亂朝一押詩酒便

加階級曾未踰年驟至正憲中興之初猶未澄汰屢膺重寄輒奏固功  
 冒列卿位人所指笑姜澍懦弱無立身動以利不顧名節凡此四人又  
 辱名器墮曠天職政令無章刑罰失中紀綱日紊風俗日毀頽靡之勢  
 已形於事為而 殿下猶教以任用此人無妨政治不至禍亂臣等聞  
 命驚愕不覺太息是必 殿下自恃聰明以為獨運於上猶足撫摩一  
 世凡庸醜無忤者皆可以備吾公卿也嗚呼 殿下擇三公六卿但取  
 其無妨政治不至禍亂者則循默闕茸之人皆可以充之何必較其資  
 望責其賢否哉 殿下即立於今九年望治逾遠責效甚迫者凡以任  
 用失當規模未定聞善而不力多聽而不斷牽補架漏以至今日臣等  
 未知何政已明而謂此人不足以妨之何禍不萌而謂此人不足致  
 之耶臣等俱以無似待罪言列見 殿下焦勞於內而臣僚舒肆於外  
 公論沸騰於下而旌別獨昧於上揣職量事不敢終嘿 殿下猶未惕  
 然改圖夫論之而不爭又非臣等之職也故伏閣請命已逾月矣 殿  
 下緩辭固拒無所操決臣等聞命愈激不覺至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  
 國空虛所謂空虛者非謂無人若貪鄙顯榮用舍顛倒持祿容身者多  
 則如無人焉今 殿下既空虛卿相之位每教云朝廷蕭條尤宜保護

嗚呼既不能登崇俊良使朝廷蕭然無所倚賴而反欲以苟容庸鄙為保護朝廷之計耶 殿下又舉近來臺諫吹毫覓疵喜事輕薄之弊欲抑止臣等之言嗚呼臣等所言何事而 殿下乃以不計大體猶事日課諉之耶孟子曰詭詭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夫詭詭而不樂善者猶足以止士於遠今臣等論宰相賢否繫國家輕重而 殿下不但詭詭乃敢為辭而拒之臣等非不知承順 上意俯仰權勢猶可以取容當世其奈 祖宗置官待士之意何其奈後世竊位盜祿之譏何古者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誠以踈遠之臣勢不得使人主必從己之言言既不行亦難苟處今臣等欲去其職者亦以其言之不行也殿下依違不決欲兩存之是 殿下既苟容大臣亦欲苟容臺諫也臣等雖無狀豈敢安處伏願 殿下勿主意見更加三思臣等所言如其是也當丞適四人之職以快物議以礪風節如其不是也當治臣等妄言之罪不宜因循苟且褻辱名器也不允○以柳溥為弘文館校理○丁未夜五更 文昭殿獻官益陽君懷詣寘廳啓曰殿內入直忠義衛洪澤夜中暴死臣既犯涖朝水刺進爵未安故敢取稟傳曰在外不戒者祭祭未當若不干則可仍行祭也且明日忌辰齋及文廟祭行否

問于禮官以啓禮曹啓曰忠義衛死處遠於正殿且物膳已熟設仍用之何如文廟別祭可退行也傳曰文昭殿祭事依啓文廟別祭退行事其問于三公○以諍解醫書一張下政院曰此方言魘死人以自焚治之則雖三四日後得蘇云祖宗朝欲使愚夫愚婦皆得知之至以諍文翻譯死人之得蘇未可必也然亦不可謂無是理也活人之命實是大事近來闕內屢有如此事令醫司依方文劑此藥分賜文昭延恩殿及諸軍士廳使相救之○戊申臺諫合司九啓前事且曰黃海道病鄉人皆厭惡而黃州牧使金敬義托病不往請勿適遣之皆不允○鄭光弼等議曰人物暴死在望之前則於終旬擇日行事似爲無妨雖來朔日候亦非太暖親享之教在春不可遷延至秋傳曰來月初二三日中擇日以啓○忠清道忠州京畿驪州兩電○己酉臺諫合司九啓前事不允○庚戌臺諫合司六啓前事又辭職曰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官今所論列實闕大體伏閤逾月終未見信義難在職遂解冠而出傳于政院曰大抵臺諫論人物豈可以一一得請而後舉職乎無咎大臣不可輕改初旣合司今又呈辭驚人耳目此非羨事其速就職之意召臺諫言之臺諫承召而來又辭職而退○成原君金瑄卒瑄平生所歷無

著績得參勲籍官至二品年至不去為時議所鄙○辛亥臺諫四度辭職而退○壬子臺諫四度辭職而退○史曹啓曰臺諫被推例當遊之司諫李紉以月課不作在推考之列適差何如傳曰可史臣曰李紉倡勿宋軼等執論不回入侍經筵亦直諫不諱頗忤上旨先是申鑄為執義嘗不作月課上以待臺諫嘗優容小過特命勿推至是李紉特被命適時論惋情不已○以閔祥安為平安道觀察使金協為司諫院司諫○癸丑御朝講掌令權希孟獻納崔重演反覆論啓前事上曰金敬義勿適餘不兄○司諫金協啓曰近日臺諫以宋軼等事累月論啓至於辭職而猶不兄臣實未喻請速快從四啓不兄○臺諫四度辭職而退○御書講侍講官許琬曰古者宰相臺諫交修不逮今則歧而為二是非得失委諸臺諫宰相視之如越人之肥瘠此弊已成今須得賢相委任責成使之展布素蘊不可徒苟置匪人於重位也上曰大臣若盡心力而為之則政化自美而近來果無以國事為已任者矣且朝廷宰相甚少雖秩卑人亦可以次登用矣然何可卒然躡等乎須有耆舊之人乃可矣許琬曰近來老成之人盡亡無存位卑者雖賢不可一朝卒陞須預拔擢而旌異之可也今聞上教以為臺諫如日課

吹毫覓疵國有所失唯臺諫言之若上之納諫有所未盡而或加譴責則士氣摧沮直道不行矣 上曰臺諫彈劾人物所當斟酌而今者不

饒小失下無全人銓曹用人之際難於注擬豈其可乎○御夕講○甲寅

御朝講持平柳灌正言南世准一論啓前事不允○聽輪對司導寺正金

崇祖曰羅州錦城山乃國祀也荒裔愚民惑於巫覡每當春秋遠近男

女聚集雜沓祈禱恐後求免災厄以至經宿多有醜聲傷風敗俗莫此

為甚但戶曹受教收斂退米輸之歸厚畧一年所納至六十石以為恒

規故守令莫能禁絕請亟罷納米之令痛禁淫祀之弊傳曰錦城山神

堂責納之米不知所以然也如此有關風俗之事痛禁為當○司諫

金協四於前事不允○臺諫合司呈辭狀者三皆命復職○戶曹啓曰

錦城山神堂退米收納事載在續錄不可輕改傳曰知道○乙卯 受

常參 聽朝啓 御朝講司諫金協掌令金希壽啓前事侍講官李彥

浩曰臺諫辭職廢事甚多所論大臣等不足惜也當速聽納檢討官蔡

忱曰臺諫耳目之官人何以一日無耳目乎今辭職是無耳目也須

速快從皆不允○司諫金協八啓前事不允○御畫講○御夕講○

臺諫四度辭職而退○丙辰 御朝講持平任樞正言南孝義論啓前事



孝義曰凡事無兩是之理彼此之間必有一是所啓之事臣未知是非也若長如此則國事豈不多廢乎侍講官柳溥檢討官李挺豪請從臺諫之言並不見史臣曰孝義以諫官自言未知是非其牽制於人心無定見可知孝義本庸暗人故其言中是非素不定而發言如此○以旱甚祭山川祈雨○司諫金協七啓前事不見○御書講○御文講○臺諫四度辭職而退○丁巳 御朝講講綱目至周世宗留心農事均定田租侍講官許碯曰臣聞西籍田以民侵耕今方按而量之以築其限打量之際民間哭聲徹天皆以為此田乃我祖父所傳何以曰國田耶百餘年耕食之田一朝以為公田而奪之安有如此哀矜者乎 太宗朝設籍田三百結至 世宗朝量田則只有七十結其間只二十餘年民之盜耕何至二百餘結乎必有其由回當先究而後打量也百姓貧餒則雖公田亦豈給之况奪之乎 上曰若侵削公田則不可不收然寬抑亦多則分明按覈使民無寬可也許碯曰今方農月發軍四百名隨量築壘甚為有弊古之帝王農月則不役民籍田築限事臣意以為待秋更打量後為之未晚也大司諫孫仲敷執義金楊震論啓前事不見○傳于臺諫曰近見臺諫之意以謂凡事論之合同則上必聽從呈辭

則上不得不聽是以如是曠日持久也予意以爲人君取人之言安可  
從其勢而聽否乎若可聽之事則雖城上所來啓豈有不聽乎前此雖  
有合同請論而得先之時然酌其所論之事而聽也非迫於勢也今此  
大臣等決不可適也毋徒曠官計其事體而為之也○司諫金協五啓  
前事不允○臺諫啓曰臣等不堪其任故不得已呈辭非欲其因此而  
必要上之聽納也三度辭職而退○御書講○御夕講○戊午御朝  
講大司憲李自堅獻納崔重演論啓前事參贊官朴召榮司經閣壽  
元請從臺諫之言並不允○司諫金協八啓前事不允○御書講○  
御夕講記事官任權進曰臺諫論執大臣之事至於辭職尚不允可臣  
恐將有土崩之勢且忌辰齋雖或為先王設僧徒手執先王辟容而  
祭之是豈重先王之道乎固當革之法今固當堅如金石而我國家  
法令紛更不一故俗語云朝鮮之法三日此言可畏今後雖有建白者  
勿令紛更宦官之任只洒掃宮掖而出歸鄉曲則觀察使節度使為此  
小豎賂遺貨物者比比有之須令裁抑上曰宦官在外作弊事予未  
可知勿令交結已有法令如有叢覺法司當繩治忌辰齋其來已以不  
可卒革○臺諫三度辭職而退○己未臺諫四度辭職而退○庚申臺

諫再度辭職而退○司諫金協啓前事不允亦辭職而退○辛酉 御  
朝講始講禮記侍講官李彥浩曰此篇首云毋不敬敬者一身之主宰  
萬事之根本人君常戒謹恐懼於其所不見不聞之時則其效至於民  
安而天下平 上須體念掌令權希孟正言南世準論啓前事李彥浩  
檢討官柳仁淑記事官許洽亦論之不允記事官李弘幹曰 上不聽  
臺諫所論中外皆以為拒諫若不適大臣則寧迺臺諫不答○傳曰今  
於經筵聞翰林之言或曰適大臣或曰適臺諫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其  
任進退人物非翰林之任也如欲救助臺諫當請斟酌聽納使之就職  
而已可也而今之所言察與於進退人物有侵官之弊予於近間未見  
有如此之事此必新進之士不知而然也此意其言之○大旱兩麥焦  
損遂命祈雨且遍禱山川○御書請○臺諫五度辭職而退○御夕講  
○壬戌 御朝講司諫金協掌令金希壽論啓前事侍讀官柳溥檢討  
官李挺豪亦論之不允○臺諫三度辭職而退○御書講○御夕講講  
高麗史云太祖設八關會李挺豪曰太祖雖非凡庸之主無精一執中  
之學故未能拔乎流俗至設會如此後雖悔過何補其失以創業之主  
其所為如此其末流可知此宜鑑戒 上曰王太祖創業垂統之君而

崇信佛教如此及恭愍之時妖僧辛旽專擅國政卒亡其國高明如太祖而猶如是佛教如淫聲美色其惑人甚易故也果宜鑑戒○政院啓曰臺諫言事已踰三朔廢事至多觀其勢必不就職自 上斟酌使之就職可也 傳曰廢事之多予非不知何以輕適宰相乎○金羅道南原府兩雹大如鳥卵

五月癸亥朔臺諫再呈辭職狀 御書辭狀曰王者所信莫如大臣若

非顯過安敢輕適卿等比以此事屢呈辭職徒為曠官其弊不貸亟還

乃職勿駭人之耳目臺諫又辭職而退○慶尚道知禮縣兩雹大如鳥

卵○甲子臺諫三度辭職而退○傳于政院曰今觀日候旱徵已成禮

官雖請祈兩朝則氣涼天無雲氣頗無雨勢天人無間豈無所召予甚測

然戒懼修省節目之事雖無所不為無如理獄伸冤令有司伸勅勤於

衙仕毋滯獄訟事其教于決訟各司及八道監司又令吏兵曹收職牒

罷職人負無遺書啓○金羅道南原府兩雹大如鳥卵○乙丑臺諫再

度辭職而退○丙寅臺諫三度辭職而退○丁卯臺諫呈辭狀傳曰自

古國有大事雖辭職之時亦就其職况今日乃百官齋宿之日卿等於

祀事畢後雖或更辭今則先詣齋所可也臺諫承命詣齋所○忠清道

觀察使狀恪禮山居進士李思儉孝誠出於天性持身亦謹不事產業  
一鄉稱為善士溫陽居進士李蘭孫性行皆均安貧自如鄉人推服○  
平安道寧邊雲山雨雹大如雞卵損傷禾穀○戊辰上幸文廟行爵  
獻禮仍御朋倫堂講明經儒生取崔灝等四人賜及第○臺諫啓曰  
今日之事國之盛舉臣等不得已隨駕然不可在職故請辭遂再呈辭  
狀而退○江陵府民百餘人以前府使韓汲曖昧錄案子孫禁錮事上  
言傳于政院曰韓汲事朝廷定罪已久何以更議然一邑民之等狀不取信  
亦難後日大臣議得時並議之史臣曰汲貪鄙小人爲江陵府使多行  
不義故百姓及隣官守令嫉之如仇今有是事其何相戾也汲本以多  
術鄙人借述登第此上言疑亦誘導其百姓所爲也或曰汲性褊急不  
顧前後故人多嫉之而判官柳軾陰險不有上官遂成嫌隙而故裝賊  
犯以成其實識者皆非之邑人等深知其事至是上言非以誘導也○  
己巳臺諫三度辭職而退○成均館大司成李鐵鈞率僚屬與儒生上  
箋謝恩上視學日饋儒生于下輦臺○庚午御朝講持平任樞正言  
南世準論啓前事侍讀官柳溥檢討官蔡忱亦論之領事鄭光弼曰大  
抵議論高尚則朝無全人如小臣者亦為可愧尹珣姜澈前亦被駁矣

箋謝恩

上視學日饋儒生于下輦臺  
前令承旨監饋故上箋謝恩

○庚午

御朝講持平任樞正言

南世準論啓前事侍讀官柳溥檢討官蔡忱亦論之領事鄭光弼曰大  
抵議論高尚則朝無全人如小臣者亦為可愧尹珣姜澈前亦被駁矣

宋軼則臣之妄意以謂非至碌碌之人洪淑亦勉為國事之人或議論高尚而啓之或別有所聞而啓之皆未可知也前日被駁時以尹珣為不能救荒臣往見咸鏡道救荒之事極為措置矣以姜澈為殘弱以實言之則果無蹇諤之性為人端良不為奔趨者也然物議皆以為此二人驟陞近者國無臺諫已以京外抱冤者頗多而無所得伸守令之不赴任者亦多至如昌平自前年十月而無邑宰弊莫甚焉今臺諫雖欲就職所啓專不蒙允故尚以為難請以權宜姑迺尹珣姜澈使臺諫就職上曰近來廢事豈不多哉但尹珣姜澈別無顯過不可適也○臺諫三度辭職而退○御書講○辛未臺諫三度辭職而退○壬申李蔭以老病來辭垂判義禁府事上許之○臺諫三度辭職而退○癸酉臺諫四度職辭而退○弘文館啓曰近以旱災祈雨行幸則為取人不可廢也今方懼災請勿鼓吹傳曰鼓吹予亦未安然此非宴樂事問于禮曹○甲戌禮曹啓曰雖不撤樂方謹天災鼓吹陳而不作為當傳曰依啓○上幸慕華館試入格武士取李壽鐵等十一人○臺諫再度辭職而退○乙亥臺諫三度辭職而退○平安道順川肅川寧邊安州兩雹大如雞卵損傷禾穀○丙子臺諫三度辭職而退○丁丑臺

諫三度辭職而退○旱甚祈雨史臣曰時大旱命禮官遍禱山川百神  
然禮皆虛文祭官亦不淨齋縱酒戲謔不致誠敬欲諸神感應難矣不  
特禱雨祭官如此亢祭先王先師之官其不致誠敬多類此○以金銓  
兼知義禁府事洪京舟爲工曹判書李希孟爲忠清道觀察使李挺豪  
爲弘文館修撰○黃海道觀察使狀啓延安居前訓導金從舜十三喪  
父擗踊盡哀終喪後養母盡誠母沒守墓三年一不來家朝夕必親設  
饌孝行卓異屢舉不中○戊寅臺諫三度辭職而退○已卯臺諫三度  
辭職而退○弘文館啓曰 命饋前後經筵官而勿令用樂然旱災太  
甚嘗此謹災之時舉朝赴宴心甚未安請停之傳曰綱目宋鑑畢講不  
可不饋但前後經筵官太多只饋時在官可也弘文館又啓曰宴飲不  
在於人之多少雖曰供饋與賜宴何異請停之傳曰經筵官不可不饋  
但旱氣日甚徐觀雨勢供饋○庚辰 御朝講大司諫孫仲敷執義金  
楊震論啓前事不允○放文武榜以權停例行之○御晝講○臺諫三  
度辭職而退○御夕講○祈雨于京外山川○辛巳 御朝講大司憲  
李自健獻納崔重演論啓前事 上曰近觀氣候旱暵太甚災變非常  
下民冤枉必多廢事已久可速就職侍講官尹殷輔司經閣壽元論臺

諫廢事之弊不允○以旱災避正殿減膳徹樂○御晝講○御夕講○  
臺諫三度辭職而退史臣曰自堅仲敷等去臺諫儀章一日之內再三  
承 召往復請辭已逾數月朝綱頓弛邦禁不肅心欲就職畏其公論  
觀勢進退故時人評之曰輕躁辭職不熟手段云○日候如秋○壬午  
御朝講掌令權希孟正言南世準論啓前事不允侍讀官崔命昌檢  
討官李清亦論之○臺諫呈辭狀啓曰臣等已失職任不宜論事然係  
於臣等所論之事故取啓大臣等事弘文館已議定共啓而典翰許瓘  
修撰李挺豪於十八日入侍經筵獨不啓之必有情也其用心如此不  
宜在經幄之任傳曰今當元陽之月涼風如秋旱災太甚臺諫久廢職  
事百姓不得伸冤其弊大矣然大臣事終不可聽也其速就職且許瓘  
等雖或議定必忘而不啓豈有情也○御晝講侍講官崔命昌曰例以  
隆寒盛暑不 御經筵恐未當也臣意以謂當暑擇涼日而 御朝  
講當寒擇溫日而 御晝講且雖晝講令大臣入侍為當也若於寒  
暑以廢經筵則恐 聖學有間斷也古人云接賢士大夫之日少親  
宦官宮妻之時多又云一日爆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必須與賢士  
大夫每相親接而後涵養德性而 聖學高明矣且於散齋不御經筵雖



有刑殺之語臨文無妨 上曰經筵非但學問而已接賢士大夫為大  
觀日候溫涼可頻御也命昌曰領事數少矣其餘經筵官則過七八日  
而入侍一日不治其事與入侍經筵孰重 上曰注者雖散齋不忌而  
御之近日進講史記有刑殺之語故不御耳雖當散齋可以進講矣○  
傳曰經筵堂上入參書夕講之事弘文館使僉議以啓○政院啓曰臺  
諫辭職未有如此之火也旱災必有所召臺諫廢事已久下民冤枉必  
多須速決斷使之就職且簡儀臺修理伐木運石呼耶之聲動於闕  
內恐未安於謹災也傳曰無咎大臣不可輕適故每教臺諫使之就職矣  
簡儀臺修理果不急也其停之○臺諫承命來啓曰臣等聞前後傳教  
備知 上意災變弊端臣豈不知但臣等受言責而不能行其職任就職  
為難請速迺臣等則弊端必無矣復呈辭狀而退傳曰近來臺諫廢職  
已久其弊必多然無咎大臣輕易迺之其弊亦為不少矣臺諫速就其  
職為當○御夕講講高麗史侍講官崔命昌曰高麗太祖雖有統合三韓  
之功而無學問之力故其垂訓子孫曰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  
力且信惑道說之說廣設佛宇皆不足法也 上曰大抵創業之君必  
為後世法王太祖云成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是以後世有辛耽之

亂以歷代觀之梁武帝崇信佛教未免臺城之辱宜監戒也○臺諫三  
度辭職而退○癸未 受朝參 聽朝啓 御朝講司諫金協掌令金  
希壽論啓前事察贊官朴召榮檢討官柳仁淑亦論之不允○御書講  
○臺諫三度辭職而退○遣史官點閱義禁府典獄署囚徒史臣曰時  
以死罪繫獄者十餘人七八年不決隆寒盛暑苦楚萬狀欲死不得怨  
氣沸騰雖犯小罪者官吏亦不速決故囚人盈於獄中召旱災未必不  
由於此○甲申 御朝講持平任樞正言南孝義論啓前事侍讀官柳  
溥檢討官蔡忱亦論之不允○傳曰今旱氣太甚而推刷廳時方刑問  
哭聲徹天安知災變有所召乎大抵人命至重故夏月則雖有罪必贖豈  
宜用刑或減省刑杖或姑停待秋事言於推刷廳○臺諫三度辭職  
而退○御書講○御子講○乙酉政院啓曰臺諫廢事至於數月被駁之  
中可適者適之以開臺諫就職之端傳曰臺諫計朝廷事體則自然就  
職矣○臺諫三度辭職而退○丙戌傳曰今見旱災雖再三祈禱未有  
雨徵古有禁中祈雨今亦舉行事言于禮曹○副提學朴召榮等上劄  
略曰臺諫爲人主耳目耳目失職則朝廷聲譽國事日非今臺諫辭  
退至閱旬月耳目無所寄朝綱無所屬百司解體而濫僞日滋獄訟

積滯而冤枉莫甚旱災之酷雨雪之變必有所召而殿下尚不動念是殿下以公論為不足信而終至於慢天災忽民隱也竊恐自今群下以言為諱上下不隔而國家危矣傳曰人君進退人物徒拘於言者之言不計輕重可乎卿等所論滯獄訟未伸冤之弊果然矣予意以為無咎大臣不計輕重而逆職其弊愈甚矣安敢拘於小弊以失王者待大臣之體乎卿等又曰自今群下以言為諱國家危矣予未知焉安有不滿無咎大臣之故群下不言乎臺諫託以公論務去無咎大臣人君暗於進退不計輕重而輕適其職則國家亦何不危乎大抵天災不可指言當今臺諫欲去無咎大臣廢職已久天災安知不因此而致之乎予意以為臺諫亟就其職使大臣自安人心不駭天災自可消矣○

臺諫四度辭職而退○

丁亥

御朝講大司諫孫仲敷執義金楊震論

啓前事侍讀官柳墩檢討

柳仁淑亦論之不允○御書講○御文

講○臺諫四度辭職而退○

戊子

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堅獻納崔重演

論啟前事侍講官李彥浩司經閣壽元亦論之同知事孫澍曰今年旱

氣太甚災變之作未知所由然中外獄囚多滯感傷和氣未必不由於

此擇其輕囚時時踈放如成宗朝故事何如上曰年年旱災不能

安心但有罪之人不可數數疏放官吏速決則自然無怨矣領事鄭光弼曰召灾之由未能盡知然近日臺諫辭職已久廢事甚多抑未必不由於此也且下三道生齒雖繁而軍額不實騎步之兵保人俱闕番上之際傾蕩財產故逃亡殆盡投屬豪家邦本漸耗何以處之外方避役之人多聚京中故物價騰踴一布之直纔易數斗都城人物之稠可知且吏曹書吏數外入屬者十倍於古他餘各司彌稱仍仕中間閑遊者不知其數又守令偏聽下吏之言雖非三丁而皆定書吏逃避軍役者如此其多臣意以為大典數外書吏一切充軍可也辛亥年許琮北征時軍士堂堂兵勢可觀今若邊方有事則安能調發而從事於兵戈乎上曰軍額虛踈及數外書吏之弊前已議之而官吏不能奉行故如此矣特進官安瑋曰軍額之減亦有其故外則節度使內則兵曹皆不能細察故軍人等當上番時多載縣布而來盡納於兵曹色吏免番下去故丁壯皆漏而軍額不實依世祖朝裁遣剛明朝士以成軍籍何如傳曰經筵左右陳啓弊事予甚嘉之京外官吏不奉法令以書吏事亦可知矣其言于該司○御書講講尚書至刑其無刑上曰恤刑大事刑罰失中則民冤而灾至人君雖有恤刑之意下不奉行則上意不得

下究矣刑官不擇則安有恤刑之實乎○御夕講○自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臺諫二度辭職而退○己丑 御朝講司諫金協掌令權希孟論啓前事侍講官尹殷輔檢討官李清亦論之不允領事鄭光弼曰邊鄙之禍多出於饑饉之時北方之事至為可慮富寧雖在六鎮之內而無城底之夷故賊變易出臣見境內石幕富寧堡名地皆沙石故雖耕種風起捲地禾穀被損今令民移居誠可哀矜臣意以為當擇遣府使使之恤民而防禦也 上曰武班職次相當者少矣不次擇用可也○臺諫呈辭狀啓曰臣等聞向者 上答弘文館曰臺諫託以公論務去無咎大臣是非徒不納臣等之言反謂假託公論尤難就職也請速僉臣職傳曰假託之言非予意也臺諫每以為公論欲去大臣人君不宜不計輕重而輕適大臣也其速就職臺諫又呈辭狀而退○御書講○祈雨于慶會樓池邊○以張順孫為議政府左參贊兼知義禁府事金銓為禮曹判書兼藝文提學尹金孫為咸鏡道觀察使○庚寅 御朝講掌令金希壽正言南世準論啓前事侍講官崔命昌檢討官蔡忱亦論之不允○臺諫合同啓曰臣等所啓大臣等皆不合於政府六曹故臣等持公論啓之 上意以為大臣進退不可輕易至今留難且今旱灾

拜常乃至避殿而臣等夔服出入心實未安故不得已屣勉就職臣等  
雖就職彼何能行其職也時應教崔命昌聞之笑曰以災異臺諫復職吉未之聞也

○副提學朴召榮等啓曰臺諫受言貢論事不得請以至辭職而無端

就職既失臺官之體何能行其職乎傳曰近日臺諫論事予則以為不

可不宜上下相持故臺諫亦計而就職何不可之有臺諫弘文館之相

駁已成弊習不宜如此也召榮等復啓曰臣等非欲相攻駁也乃欲相

規正也臺諫若自失其體則何能言人之過乎上教如此故不復更啓

○御書講○政院啓曰臺諫若少被人駁不得行職明日經筵何以爲

之傳曰姑停之○臺諫合司啓曰弘文館論臣等為失體此乃正論也不

可在職請速迺之再啓不允○辛卯臺諫合司辭職十啓不允

六月壬辰朔臺諫合司啓曰雖命入侍經筵臣等被駁不可入叅請速

迺之○領事鄭光弼等啓曰今弘文館論臺諫其論之是非未可知

也然臺諫為人所論則豈可安心就職哉臣恐臺諫不入經筵傳曰

姑停經筵○傳于臺諫曰經筵則不御矣其速就職臺諫又九啓不得

就職之意不允○自前夕始下雨○癸巳臺諫合司辭職八啓不允

政府啓曰臺諫被弘文館之劾決不能在職迺之為當傳曰既命就職

又命適之前後相反是故不適○甲午承旨李自華啓曰今日乃三度  
祈兩祭傳香也然下雨有不悅之勢請更觀日候傳香何如傳曰姑信  
○臺諫合司啓曰前日不能退去者承命往復有以臺諫體貌故敢留  
於臺諫廳今則外議喧騰心不自安故退去傳于政院曰臺諫雖退去  
不可適職其速命召○臺諫辭職再啓不允政院亦請諭臺諫傳曰問  
於大臣然後當斷之政府啓曰臺諫被論則決不得在職耳目之官以  
曠未安宜速適之傳曰臺諫之事非唯弘文館言之政府亦言之不得  
不適○乙未以李長坤為大司憲柳雲為刑曹參議權敏手為大司諫  
李成童為執義許遲為司諫趙邦彥金乃文為掌令李得全尹仁鏡為  
持平李元和為獻納柳溥為弘文館校理任樞為副校理韓忠曹彥亨  
為正言傳于政廳曰柳雲前日侍從已久而堂上後未授實職其特拜  
刑曹參議○丁酉遣僉知中樞府事柳希渚以小牢祭崇義殿在麻田  
祭高麗  
太祖以下四位○臺諫啓曰宋軼洪淑尹珣姜澂事前臺諫已盡論啓臣等更  
無可啓之言不可久置其位請速逆之且前臺諫所當固辭無端就職  
非徒失體以成人主拒諫之名請治罪任樞被駁於弘文館而旋拜本  
館之職吏曹亦非矣吏曹則憲府當推矣憲府啓曰獻納李元和既無

來歷而驟陞請適之傳曰宋軼等事不允之意已悉言之前臺諫計弊而就職何過之有既已適之不必又治其罪也李元和其適之再啓不允  
 ○已亥 御朝講大司憲李長坤曰宋軼等事前臺諫累月論啓臺諫所啓公論也大臣進退雖大而不從公論之弊尤大若亟聽納則有納諫之羨而公論伸矣且臺諫意 上之厭倦無端就職是成人主拒諫之名不可不治其罪司諫許遲亦啓之不允史臣曰李自堅孫仲敷前爲臺諫彈論宋軼慮忤大臣欲止之者久矣憚於清議首鼠兩端塞責而止者自堅仲敷之初心也彈駁之議初出於李籽自堅等陽助而陰憚之自李籽適而其論輒止蓋自堅輕躁仲敷鄙樸皆無毅然風節者也○御書講記事官許洽曰大抵人倫之中親切篤厚者莫如兄弟當親愛而已以古人之事見之象常以殺舜為事舜封之有庠欲常常而見之管蔡流言煽亂周公以大義滅親然悶其失道作常棣之詩以寓其哀傷懇惻之意三代以下孝友道衰漢文彌為賢明而有尺布斗粟之誚唐太宗推刃同氣躒血禁門此乃人倫之大變宋太宗使秦工廷羨不得其死大為盛德之累徃昔之事已矣以我朝言之 太宗之於恭靖 世宗之於讓寧皆極其友愛之道 成宗大王與月山大君



行家人之禮親愛篤厚出於尋常萬萬以此觀之祖家孝友之家法誠  
無讓於大舜周公矣頃者逆臣煽亂以疑似之事甄城亦不得保臣常  
痛恨 成宗王子今存者幾希須曲加恩恤以篤友愛之道近聞王子  
附馬計活艱難然未知其詳也如完原君夫人完原君身死後不免飢寒  
安有如此惻然之事乎臣意以謂王子附馬雖身沒當隨其品給錄如  
或不可歲賜米太以周貧乏則 上之友愛之德著矣 上聞之惻然  
良以曰王子附馬計活之艱難予何知也聞之未安於心也○臺諫啓  
前事憲府啓曰任樞被弘文館之駁而還拜按理必不相容請適諫院  
啓曰持平李得全門地卑微請適之傳曰任樞得全其適之餘皆不允  
○丙子 御朝講掌令趙邦彥正言曹彥亨論宋軼等及前臺諫事不  
允○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啓宋軼等事又啓曰富寧府使皇甫謙  
近來多病不能蘇復殘邑平安道虞候朴文祖無紀律不能御下穩城  
府使呂衡悖倫無行不可為守令都摠府都事朴彥臣出身未久持身不  
謹請並適之李閻拜溫陽郡守厭憚殘邑規避不赴請還除德興副守  
存肅兄弟不和事關綱常不宜還叙憲府獨啓曰淮安副正軼非徒疎  
薄正妻妻妾相鬪時打妻救妾請推治罪傳曰呂衡淮安副正事如啓

餘並不允○辛丑

御朝講大司諫權敏手掌令金乃文論前事不允

敏手曰典獄死囚二十兩兩界定屬人逃亡者十二大典徒民逃亡者一犯處斬定屬逃亡者三犯然後斬之甲寅年成俊建白賈邊之策凡定屬逃亡者皆論以處斬今於後續錄亦載此條故右人等以死囚見滯然大典不可輕改且嚴刑重罰豈能服人哉與大臣議而改之何如上曰後續錄妨碍處已令抄啓議改此條亦當改也乃文曰近來刑罰事例命以時推照律雖小事尚不可况如犯賊大罪必多寬抑上曰時推照律其來已以贓污大罪果未安焉當廣議處之敏手曰牛馬屠殺莫甚於此時聞義禁府內禁亂吏不得入故屠殺尤甚闕內各司或託馱物牽入屠殺云請各別嚴禁○臺諫啓前事傳曰德興副守姑勿叙用餘皆不允○以慶倣為持平柳潤德為獻納○壬寅 御朝講執義李成童正言曹彥亨論前事不允○臺諫上疏略曰大臣者普積萬化理燮兩儀一國之所具瞻群有司之所師表未聞苟營己私竊祿苟食者之所據也宰相者參斷國政分拯庶務安可以營營無恥瑣瑣貪進者得而處之乎 殿下非唯不聽強諉之曰大臣無顯咎若大臣有顯過而後斥去之非古之帝王禮遇大臣之體反有累於聖德仍

啓曰宋軼等事前臺諫盡啓而臣等亦累日啓之公論所在 上所洞  
照彼豈不自料其去就乎茲不更啓其餘所啓請勿留難且咸鏡南道  
虞候令錫亨在悖無知將士必不服從請逆傳曰疏意知道餘皆不允  
○癸卯臺諫再啓金錫亨皇輔謙朴文祖朴彥臣李閔等事不允○甲  
辰臺諫再啓前事不允○乙巳臺諫再啓前事不允○丙午領議政宋  
軼啓曰臣之過誤既多且久朝廷臺諫聞而發之亦云晚矣臣之職任  
重大不可一日苟處請解臣職且經筵官亦重請並逆臣於 成宗中  
年出身而官至承旨至廢朝遂陞崇品及 上即位爲右議政臣之筮  
仕近四十年其間過誤之事豈可量哉臣掩過而行一朝彰露終不得  
諱臣意以謂辭退數年則庶幾激昂改其一失臣致仕之年尚遠若改  
前過之萬一則豈無可用之地乎然則臣益篤犬馬之誠矣刑曹判書  
尹珣啓曰臣於廢朝出身未久驟陞高品臺諫之論當矣臣旣被駁若  
在六卿之位則朝廷不尊請速解臣職以快物論右叅贊洪淑啓曰臣  
本庸劣當廢朝承乏驟陞今爲省宰故有物議以矣臣旣被駁而不合  
於物論其何能在職乎請解臣職禮曹叅判姜滋啓曰臣本庸劣不能  
任事今又被駁決不能在職請辭德曰近日臺諫論之以矣予意未知

顯過故不納耳若可適則臺諫累朔論之豈不適乎其勿辭宋軼三辭  
尹珣等六辭皆不允○賜米各十五石于卒桂城安陽完原檜山全城  
等君夫人甄城君夫人以有春秋例賜故不在此例甄城死非其罪故  
上常憐之特命春秋賜之○命別進米百石于太妃殿○臺諫三啓前  
事不允○丁未宋軼辭職四啓不允史臣曰軼欲以古阜官屯田可種  
三十石之地爲己私請於邑宰鄭洵洵軼同年友也遂與之及其耕也  
軼又請種子洵假稱還上題給百石又從而削薄軼德之薦擬於承旨  
以此觀之軼之無厭可知矣○洪淑尹珣姜澂辭職八啓不允○臺諫  
再啓前事不允○戊申宋軼辭職五啓不允尹珣洪淑姜澂辭職八啓  
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己酉宋軼辭職六啓不允尹珣洪淑姜澂  
辭職八啓不允○持平慶倣獻納柳潤德正言韓忠啓曰前臺諫不定  
是非伏閣辭職而無端就職以失事體請罷職治罪且宋軼等四人被駁  
既多亦不得自安而辭退請速納之臣等與同僚議之議不合故獨啓之  
皆不允潤德等再啓曰前日傳教有臺諫欲去無咎大臣天災安知不  
因此而致乎之語臺諫以公論駁擊人物安有致天災之變乎前臺諫  
聞此傳教不分明辨拆而就職尤失矣此而不治後弊多矣且大臣

等辭避請速納之皆不允慶倣等又啓曰人主一心一國臣民之根本  
上遇天災不知恐懼修省而歸咎於臺諫是根本已非矣前臺諫逢迎  
其意遂就其職而不辨論之若如此而不治其罪則臣恐成諛佞之風  
也不允大司諫權敏手司諫許遲正言曹彥亨啓曰柳潤德韓忠問臣  
等曰前臺諫事何以棄而不論耶聞前日 上咨弘文館曰臺諫就職  
則大臣安其位而天災可息此教至為驚愕前臺諫略不論辨無端退  
去不可不治其罪臣等答曰吾輩時不得聞之當詳聞見而後日疏劄  
及經筵論之何如潤德謂忠曰吾計則定矣正言何以爲之耶不定議而罷今  
潤德等啓曰與同僚不合故獨啓之本院議定之事不可改也而潤德如  
此啓之議既不合不能相容請適臣等傳曰往日因旱災予云臺諫就  
職則大臣自安獄訟申理而天災可弭也予言之是非未可知也今日  
獻納等獨啓予意以新除授故如是今聞所啓勢不得相容也近日  
臺諫有各立之弊此甚不美以一二人之所見聞與同僚不決  
其議而啓之其適潤德等三人 大司憲李長坤執義李成童掌令  
金乃文趙邦彥持平尹仁鏡啓曰持平慶倣與臣等議不同臣等既被  
其駁不得相容請適傳曰不相容故已適倣等其勿辭史臣曰潤德等

不與同僚決議而來啓果妄舉也然命迺言事臺諫有妨於言路也  
敏手以不相容避嫌則可也俱陳同僚私議之言而啓之陰駁其  
人其心不正矣其未免讒人之態也○庚戌弘文館啓曰柳澗德等  
雖似輕率今若適之則妨於言路失於事體皆不當適也傳曰勢不得  
相容不得已適之又啓曰澗德等獨論前臺諫之失受言責之任  
當如是也今既論事而見迺則諸臺諫豈敢覲面在職乎傳曰  
澗德等予非厭其言事但其不相容故適之也今聞爾等之言諸  
臺諫亦可迺也史臣曰韓忠清州草茅窮生也少登魁科自負才名臺  
論是非以領議政宋軼等被論之事復欲彈執院中不從忠私就持  
平慶倣獻納柳澗德倡之倣等懼爲忠所斥不語諸僚偕與詣闕  
啓之並勿前後臺諫自退之失其好異自是類如此○傳于政廳曰近日臺諫  
屢迺朝廷不能安靖夫臺諫持一時公論其任至重故自 祖宗朝必擇識  
事體老成之人以任之今亦擇差爲當近來見史官皆以新進之士因本館薦而例  
授之無重選之意夫史官持萬世公論所關甚大且監察雖微亦持臺風其  
任非輕皆不可不擇○以李惟清爲戶曹參判孫澍爲兵曹參判成夢井爲  
大司憲曹繼商爲慶尚道觀察使崔淑生爲大司諫尹殷弼爲執義李

賢輔為司諫朴壕李蕃為掌令柳溥辛熙貞為持平金璇為獻納趙邦  
彥為弘文館校理曹漢弼李壽童為正言○辛亥傳曰一善守使奴子  
打殺德豐君婢子令禁府推鞫○壬子大司憲成夢井啓曰近觀朝  
廷不安靜首相久不得議國政臺諫廢職再度適改刑曹長官曠職  
已久冤抑多滯此無他欲使宰相臺諫兩存故也然大臣難於進退而  
措身無地臺諫計無所出覲然就職是則朝廷無紀綱而事體  
不合矣聞大臣行路時去其儀章夫居具瞻之地萬民所望而埋沒  
如此是不能尊待大臣而反為賤辱之也傳曰臺諫論人物雖如此  
而在人君之道豈無取捨况大臣不可輕易進退也史臣曰夢井此  
啓陰沮臺論附會大臣隱然有諛佞之心○刑曹判書尹珣為右叅贊  
洪淑禮曹叅判姜滋皆上章固辭不允○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  
朴說李繼孟金詮孫澍沈貞洪景舟議曰劉漢明賊數至少而被罪  
至為賤昧韓汲事臣等聞之亦為賤昧然此皆已定之事今若一改  
互為紛紜劉漢明為武夷萬戶時軍入十五為野人所掠節度使啓曰受  
賂希布三匹至是上言曰臣追逐野人深入賊境而不及二日乃還節度  
使三日至堡責臣以不逐臣憤節度使逃進不進反詰之節度使怒而切勒  
取招啓聞以此名載臧案賤昧云命議之韓汲則江凌百餘人極贊政  
迹而上雖諷其賤昧故命議然汲非正類政迹不至於盡羨必陰囑構

也。後續錄妨碍條件可改者付標以啓元數十餘條。傳曰：並依所啓。○癸丑弘文館上疏略曰：臺諫者國家之元氣，朝廷之紀綱。一失其職，庶事頽圯，亂亡隨之。今國家政失其統，人私其身，無肯斷然以徇國奉公。有任者元氣幾盡，斷喪綱紀，幾盡廢弛。而惟恃以支持，餘延者獨賴臺諫之存。尚幸其公論之不泯，人有所勸沮耳。居是職者，縱不能陳善閉邪，固宜謹持遺器，以爲興替補壞之資。李自堅等，非徒不能保守，反有毀壞者。還祿位，以便已私，其蔑公無恥甚矣。嗚呼！堂堂國脉，今垂蕩殄，而區區是非之器，併與而遂壞之，孰不憤切。繼此者當毅然奮厲，極列其罪，正其罰典。庶幾扶立整頓，毀讎於未遠之日。李長坤、權敏手等，僅自塞責，不敢盡言，苟因成習而幸。一二人慨然抗議，論啓非故，立異蓋欲不負所職。凡此數事，是非之著，不待智者而辨別也。殿下非徒不能明辨而勸，徵之循公者反非之，去猶不及徇身者反是之。退猶疑難，臣等恐學問之不精心術之不明，不能執中之致耳。殿下一心萬化之原，而其好惡顛倒至此，無怪乎下人之靡然日趨於偏私也。以臺諫廢職，天災彌月，為言則曰：臺諫就職，則大臣有咎矣。天災弛矣，未聞有凡庸之流，冒居巖廊，人莫敢指議，而後可以弭災也。殿下縱辨以禦言者，不幾於挫公論而慢天災。



乎近日 殿下不務弘遠之度勞精察細之間疑人自小不知元氣之  
日索豈大包同涵之量哉長此不已轉成沈痼則風化漸趨澆偽人無  
所措手足非小患害也伏願 殿下講劇聖學涵養性情悟此心危  
微之幾察之以精明此心本原之正守之以一以執萬事之中以立萬  
人之極則好惡之便僻者豈敢干是非紛拏者豈敢眩朝廷四方豈敢  
不正不一乎傳曰疏中歷言予之過與及是非不能明辨之事皆當矢慶  
淑等果剛直矣然議論不定而獨啓過矣弘文館 又論諸臺諫故并  
命適之其間豈有彼此私意乎○尹珣洪淑姜澂等辭職六啓不見  
○司諫李賢輔啓曰近日臺諫所論事之是非非不知也而皆不聽納  
中外缺望臣在外間聞之以為未便故啓之傳曰大臣不可輕適故不  
敢聽耳○甲寅刑曹判書尹珣參贊洪淑禮曹參判姜澂等再啓辭職  
傳曰前後臺諫連縣論啓卿等就職實難且重任不可以曠故不得已  
述之○領議政宋輕退家待命聞尹珣等已適即詣闕請辭五啓不見  
○臺諫啓曰首相表率一國不可被論而在其位尹珣等三人已命適  
之宋輕其勢自然辭退故臣等不復論啓皇甫謙金碩亨朴文祖朴彥  
臣請皆適之李閻請還除溫陽且李自堅孫仲殿等論事累朔無端

就職夫臺諫之任當不顧成敗期於得請可也如比無端退去則誰  
有力諫者乎從此臺諫之風頽毀請罷職而治非掌令朴壕人物雖  
合於臺諫侍從然亂臣成三問外孫也請適之傳曰大臣無顯過故  
予不輕許前臺諫論事辭職而計弊還職何情之有然弘文館上疏  
論之近日朝廷以此久不安靜依所啓罷之而久推朴壕其逆之餘不  
見○乙卯領議政宋輕辭職十啓不見○臺諫三啓皇甫謙朴文祖金  
碩亨朴彥臣李閔等事不見○丙辰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遣舍  
入成世昌啓曰臣等聞罷李自堅等臺諫失事體則當論其罪也自堅  
等非失體也合司論事至於辭職持久而不得蒙見其意以謂如此則  
大臣當自辭退故就職耳非失事體也近來國家於朝官不用流配之法  
故罷職乃重罰也自堅等若降職則可矣至於罷職則臣等以為過也傳  
曰所啓當矣前前臺諫予意亦以為無失矣然前臺諫李長坤等請罷  
而治罪弘文館亦上疏言之今之臺諫亦請罷職而治罪近日朝廷騷擾  
皆前前臺諫之所致也既以臺諫侍從之請罷之又以大臣之言改其成  
命則於事體何如○領議政宋輕辭職五啓不見○鄭光弼金應箕  
等又遣成世昌啓曰李自堅等非不行臺諫之職也累為傳教故不得已

就職凡臺諫有失亦當優容而待之不必治其罪也况別無顯過而罷之過矣且傳教云近來朝廷騷擾此人等所致也若以此而罷之則恐妨言路矣且臣等聞近日國家多買不當買之物白綾八十匹水銀五十斤厥數極多天大青天二青白玉纓子白三笠飾琥珀纓子黃白絲等物亦多貿易近來此等物於中原亦皆稀貴並減貿易何如傳曰自堅等予非以為有罪待從臺諫言之故不得已而罷之政府之意如此其勿罷之且予聞中原物產稀貴云然白綾文昭殿所用不得不買天大青天二青黃白絲水銀等物量減可也笠飾纓子等物有則買來無則不必買也○臺諫啓前事皆不允○丁巳領議政宋軼辭職八啓不允○臺諫啓曰李自堅等多失事體後弊不小故啓而罷之今大臣等啓曰自堅等聞命就職則無過矣臺諫承順上意惟命是從則何謂臺諫乎大臣又曰累朝論啓至於辭職非不為臺諫之事也夫臺諫之論事在於得請而已豈以日月以近為功勞乎上有所失則大臣亦當啓而正之今自堅等之罷宜矣而大臣如是啓之臣等不勝驚愕請還罷之皇甫謙朴文祖金碩亨朴彥臣李閔事請勿留難持平辛熙貞不合物論請適之傳曰自堅等予命就職而又命罷之予意亦以為未

穩而又不可牢拒政府之言故還收罷職之命耳大抵朝廷之事是非  
紛紛莫適所從予甚未便此皆予之不穀而處事不明之故也然大  
臣臺諫所執各異故政令不一今又改命則非徒政令不一朝廷之事豈  
若是乎辛熙真依啓餘不允○以姜渾為刑曹判書李長坤為禮曹參  
判宋好義為掌令蘇世讓為持平閔壽千為弘文館副校理韓胤昌  
為正言李清為弘文館副修撰○戊午領議政宋軼辭職五啓不允○  
申用漑等拱進續三綱行實○臺諫啓前事不允○己未 御朝講大司  
憲成夢井曰李自堅等罷職臣等猶以為不足大臣反以為無罪是非  
乖戾有妨言路大臣今亦入侍請問之司諫李賢輔亦啓之領事金應  
箕曰自堅等觀大臣去就如何而更啓云其就職非無端也言事之餘  
至於罷職似乎過重故臣等議啓耳同知事南袞曰臺諫侍從所啓之  
意乃以上之留難為未便石以就職能其臺諫則是使罪責在彼矣自堅  
等誠得罪於公論矣然至於罷職則恐人懷疑懼矣夢井曰今當以  
承順 上意責而治罪可也如南袞之啓則是非混矣又曰廢朝經幸  
興清犯干者士大夫則永不叙用庶人則全家八居依放出宮人例而罪  
之興清本是賤人國雖嚴禁豈能謹守哉今方推刑皆恐被罪方孕

之胎百方傷墮已生之子亦皆滅迹未有如此殘忍之事請議諸大臣改之為當傳曰興清非官人例也娼妓之類禁防為難且犯奸者畏其罪而滅其所生殘傷莫甚前日禁防之法其勿舉行○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來辭曰李自堅等非無端就職且朝士罷職非輕故臣等啓之今臺諫以為不可臣等在職未安請辭傳曰何可以此而辭之乎其勿辭○領議政宋軼來辭四啓不允○大司憲成夢井大司諫李賢輔等來辭曰李自堅等事大臣既以臣等請罪為不可今日經筵亦教之曰不可復改是 上亦以臣等為非也南袞亦曰罷職未安然則臣等所啓之意並歸不可在職為難請辭傳曰予非論是非而大臣南袞皆只言其意而已不可以此而辭免其勿辭又啓曰大臣啓曰自堅等承 上教就職何罪之有若 上令就職輒就身下成諛佞之風上有拒諫之漸言官氣習浸成承順之弊政府之失不可不問也南袞則法司當推問矣欲定是非須罷自堅等可也傳曰豈可以此推政府乎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庚申領議政宋軼來辭六啓不允○臺諫啓前事仍請推政府再啓不允○辛酉領議政宋軼來辭四啓不允○臺諫再啓前事憲府又啓曰京畿都事洪景礪無來歷請逆皆不允

七月壬戌朔領議政宋軼來辭五啓不允○臺諫再啓前事不允  
 ○癸亥領議政宋軼來辭五啓不允○刑曹判書姜渾以病來辭不  
 允○臺諫啓政府推考前臺諫罷職金碩亨朴文祖朴彥臣洪景礪  
 趙璘等事三啓不允○甲子臺諫啓前臺諫罷職金碩亨朴文祖朴彥  
 臣洪景礪趙璘等事再啓不允○乙丑臺諫啓前事傳曰李自堅等事當  
 聽衆議而處之金碩亨朴文祖趙璘其適之朴彥臣洪景礪事不允○丙  
 寅領議政宋軼來辭五啓不允○上親監貢獻馬于上苑○金詮朴說  
 李繼孟柳聃年等議曰李自堅等辭職未幾尋復就職殊失事體但伏  
 閣累月非不力論而未蒙俞允其就職亦出於不得已不可深責罷職  
 過當柳洵盧公弼姜渾洪景舟申用漑張順孫議同安瑋議曰李自堅  
 等度國事以廢黜勉就職其意以為吾等雖退彼必不自安奉身而退  
 非故欲中止不爭也其後臺諫請罷前臺諫者一以持風憲之體一以  
 激 殿下納諫之量固當如是 殿下既令就職反以為罪而罷其  
 職則前後舛錯有妨事體○臺諫啓洪景礪等事不允○傳于政院曰李  
 自堅等事其以大臣議示諸臺諫臺諫更啓曰今見議得皆以為自堅  
 等罷職過矣皆甚不當大抵臺諫論事何計日月以近而僅為塞責而

止哉不得請而無緣就職大失臺諫之體不可不懲安瑋之議前後舛  
錯云不聽臺諫之言強令就職人君之失德臺諫以此而就職大失其  
體故啓罷其職乃上改 聖過下開言路何以曰舛錯乎瑋之失啓如  
此須明辨而聽之不允○丁卯領議政宋軼來辭四啓不允○臺諫啓前  
事不允○已巳領議政宋軼來辭五啓不允○憲府啓曰領議政宋軼不宜  
復在其位 上意亦已洞知其逐日來辭往來闕庭不具儀章殊爲埋  
沒而無重待之意莫如速允仍與諫院再啓前事皆不允○以洪彥弼  
爲弘文館應教李嶺爲弘文館校理閔壽元爲弘文館博士金鍊爲弘  
文館著作任權爲弘文館正字沈順涇爲慶尚道兵馬節度使李養爲  
慶尚道水軍節度使○庚午傳曰戶曹以江原黃海兩道量田年限最  
久請今年先量故已允下矣然吏曹啓云今年八道已命遣推刷郎  
官今又量田則使命煩擾供億難支國家大事不可一時並舉其以此  
議于政府左議政鄭光弼議曰推刷量田皆大事不可一時並舉推  
刷則既已命官量田姑俟明年何如從之○辛未領議政宋軼來辭  
五啓不允○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李彥浩自應教爲檢詳雖云重  
選經筵官尤重而恐經筵官反不重也速改爲當諫院啓曰五衛將禹

允功貪婪殘酷請不齒仕版典籍朴巨鱗前任价川郡守而厭其殘  
弊規免亦有所失請准期不叙還除外任皆不允○壬申領議政宋軼  
來辭五啓不允○臺諫啓前事傳曰李彥浩事政府雖重選降授未  
便改正為當朴巨鱗事依啓餘不允○癸酉遣漢城府左尹金錫括如  
京師賀聖節○領議政宋軼來辭六啓不允○掌令宋好義以病呈辭  
即命竄之○臺諫再啓李自堅等事及朴彥臣洪景礪禹允功事不允  
○甲戌領議政宋軼來辭五啓不允○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禮曹  
佐卿姜台壽乃賊吏鶴孫之子不可為六曹郎官請竄不允○大司  
諫崔淑生等上疏略曰哀公問政孔子對之以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  
而終之曰所以行之者誠而已修身之於人君大矣苟無誠於內則其  
出於外者皆僞也齋明盛服肅然以臨其羣下諫爭之臣起居之官  
有舉必書有過必爭當此之時雖中材之主亦將戒謹不敢自肆至  
於深宮之中燕安之際婦寺淺近之言戚畹因緣之請凡所以妨政害  
治之事紛然雜進於前能不為所移者鮮矣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  
正非徒以勢相使而已頃者臺諫以大臣之不當職者論執累月而  
殿下邈然不聽臺諫狼狽就職彼則失矣其所以失之之由豈不在於



殿下手先王之時宗親雖有罪未嘗決杖蓋重其親而權其法也今有宗親犯法于有司殿下一從其律而斷之宗親之於殿下雖或有親疎之不同推而言之此皆先王之遺體也今者伏之於都街使賤隸鞭箠之似非所以親親之道也所謂大臣者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不幸有不為清議所與者則不敢苟留以曠天職非如百執事舍垢就職之比也今有大臣不容於公論將欲奉身以退累日固辭暑炎薰蒸不堪其苦而殿下曾不動念使一中官傳命曰不可竊恐殿下之於大臣其敬之之誠有所未盡也殿下之於修身其隱微之間毫釐之差則臣等無得以知之其推而施諸外者則是固不得以掩焉亦可以見外而知內矣殿下奉昏亂之後中興否運一國臣庶固不拭目而比來施為或猶未免於獨運偏執之私而未能超於正大高明之域此臣等之所大懼也疏入即下政院仍傳曰疏內修身之言至當前日有宗親枉刑致死然所殺之人乃總麻親奴子故不至於絞而只杖焉五百餘示親有罪而容恕何能防閑以法懲之乃所以防閑也且大臣雖被駁請辭以無顯過不允非所以不敬也史臣曰宗室德豐君妻尹氏以宗親一善守打殺其婢子呈于刑曹命移禁府推之決杖付處

尹氏乃章敬后之兄故疏有戚畹因緣之語大抵時少敦睦之俗大  
夫士庶無不薄其宗族議者皆以為未始不由於上是以疏陳未盡  
親親之意又曰一覽輒下不復留省樂聞之誠不如初矣又曰時宗親  
或逢心或被戮者有之故時人咸疑上之少日○乙亥領議政宋軼  
來辭四啓不允○臺諫再啓前事不允○丙子領議政宋軼來辭四啓不  
允○臺諫啓前事傳曰李自堅等具送西姜台壽濟差餘不允○丁丑  
領議政宋軼來辭三啓傳曰予意已盡言之無復加言卿之意無乃  
以為朝廷皆以為不可就職而上獨不允耶見朝廷衆議則可知  
矣即命收議于政府府院君六卿判尹○柳洵議宋軼勢不可就職  
當速命適光鄭弼金應箕盧公弼姜渾朴說金詮李繼孟申用漑張順  
孫柳聃年安塘議同命適軼○臺諫再啓洪景礪奇褚禹允功朴彥臣  
等事不允○以柳溥為掌令李埴為持平尹止衡為弘文館副修撰○  
戊寅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禮曹佐郎洪以平叅雜加登第即拜叅職  
曾不周年為本職典藉表憑前為兵曹佐郎與堂上同僚不愜稱病呈  
辭新進之士任意進退有關於士風不可即叙請並改正皆不允○己  
卯臺諫再啓前事不允○庚辰臺諫再啓前事且曰災傷敬差官非至

緊之事也八道推刷敬差官發遣既多而又遭災傷敬差官則驛路與  
支待其弊不貲今年姑令其道監司備細踏驗皆不允史臣曰災傷敬  
差之任百姓納稅之輕重係焉府庫之虛實亦關而見一二人不奉國  
法者之為而反謂不緊請勿發遣正謂見其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  
○辛巳臺諫再啓前事不允○壬午傳于政院曰來初一日乃日食也  
祖宗朝有親救之時予將欲親救之冠服及節次令禮曹考啓○臺諫  
啓前事不允○江原道原州地震○癸未臺諫啓前事不允且曰方好  
義厭憚邊境使母上言云無他子救病吏曹推問時教誘奴子隱兒好  
仁只言年少之弟請科罪懲戒傳曰見好義緘蒼云吏曹推問時迷奴  
意謂只問在京兄弟故不言在外之兄慮有曖昧故令勿推耳餘並不  
允○乙酉承旨李自華啓曰親救日食事禮曹無謄錄考於觀象監則  
成宗朝甲午九月日日食時書其儀注考政院日記則以權停例行之  
今若親救則依儀注行之傳曰儀注雖如此然無前例今亦以權停例  
行之○臺諫啓前事且曰金禩賊罪特以無罪事于不可加刑然禩則  
無發明之端不可全釋其罪請罷傳曰金禩宥旨前事何可追論餘皆  
不允○丙戌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允朝士三年一歸覲乃法也親

若得病則不待三年然近來朝士一年或二三度歸覲與法殊異近日  
藝文館官負三人一時呈辭史局之事恐致虛疎也請今後勿如是傳  
曰朴彥臣金禩事依允允大小人負可遵法條一年再度呈辭尤為不  
當申明檢舉事言于吏兵曹○丁亥臺諫啟前事憲府啓曰咸鏡南道  
節度使申繼宗本非將帥之才今為節度使不道之事頗多南道防禦  
最緊近年多有邊警須更擇賢將任之傳曰申繼宗屢為節度使赴任  
已以何以無顯過而遽適乎餘不允○戊子左議政鄭光弼啓曰推刷  
都監郎官今當發遣災傷敬差官又徃則使命甚多今若不得已遣之  
則兼行推刷何如且領議政 命適之不待下問而啓之臣甚惶恐然  
心有所懷故啓之 成宗朝難慎其人亦有久曠之時領議政所任至  
重如臣新進之人安能堪任朝廷不無其人如柳洵年耆學高於論議  
學問亦甚有益但入侍經筵步趨雖或艱澁古人亦有扶而上殿者須  
以如此之人而為領相臣等承奉之則於計得矣傳曰推刷災傷敬差  
事兼之為可首相須用老成之言甚當然老成之人只有一二而或有  
病必不肯為也聞 世宗朝政丞一人累年獨任古亦云官不必備惟其  
入今左右相在焉予意不必汲汲差之史臣曰今時指為老成者惟柳

戊甲

詢而已詢年果老而事果諳練矣然徒為苛察之計不勉國家之事持  
兩端而無斷徇私意而不公時人不足以倚重云○臺諫啓禹允功申  
繼宗奇褚事不允○以宋軼為礪原府院君李孫為判中樞府事蘇世  
良為司憲府持平趙邦彥為弘文館校理閔壽于為副校理史臣曰臺  
諫以軼為不學而又營產業文章極論故免然氣宇寬大無險詖邪佞之  
心其在廢朝位非不高而唯浮沉保位而已未有貽禍稔亂之事故得  
祭靖國之勲馴致相位至是免○己丑府院君宋軼啓曰領經筵乃故  
之太師太保所任至重臺諫論臣不學無術豈可以不學之人而入侍  
經幄乎請速帝之傳曰勿辭再辭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庚辰臺  
諫再啓前事且曰典籍趙演前為監役時貪汚已著不合師儒請改正  
傳曰趙演正科出身其未得為典籍手餘並不允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壬辰臺諫再啓前事不允○癸巳臺諫啓前  
事不允○甲午臺諫啓前事趙演事如啓餘不允○乙未 御不時召  
對講禮記至為人臣不顯諫之語侍讀官李頌曰古者人君雖有過  
人臣不顯諫而幾諫焉故人主之失不彰至於下人過失亦不必顯諫  
而後聽納今者臺諫彈劾其初雖不顯論又不蒙見則不得已指擿瑕

疵聽納而後已焉以此人多傷焉九有彈論當即聽納使不至於彰其  
過惡隨其材器而用之則用人之路廣又曰臣以巡邊使從事官往咸  
鏡道聞諸土人我國人負弓箭入彼地探候仍見縛而去云邊將若  
嚴加措置則何至於被擄此乃防禦虛疎所致在昔成俊李克均以兩  
界邊務為已任思慮措置如一家之事故邊圉甚固今亦以一大臣專  
委此道之事則必有盡心為之者矣若邊患大張而後為之防禦則不亦難  
乎 上曰兩界防禦措置之事果不細矣李克均成俊事嘗聞之矣  
今之大臣亦有從事於北道者豈不勉力為之所言甚當○臺諫啓  
前事且曰前臺諫慶叔柳潤德各於其司發議中止唯韓忠議異詣闕  
獨啓時慶叔柳潤德皆附於韓忠凡臺諫論議當在其司決其同異而  
慶叔等中無所主所為如此須貶降其職使自知所失傳曰慶叔柳潤  
德果失事體當貶降也餘不先史臣曰先是韓忠倡議以為前臺諫其  
失體貌當先劾之僉議矛盾相與角立慶叔柳潤德初與衆議合及忠  
將獨啓傲潤德中變追至附會同辭以啓物論皆曰如此中無所主怯  
弱反覆者不宜齒列朝端至是貶降潤德本一愚戇庸鄙人也遇事嘗  
然莫適所從如此之事固不足責也○丙申 御朝講大司諫崔淑生

執義尹殷弼論啓前事不允領事金應其曰今之弘文館即古之集  
賢殿也在 祖宗朝擇授文士不除他職近來政府吏兵曹郎官多以  
弘文館官負薦差文學之士必須長在館中然後可以專治其業今後  
令勿薦望何如 上曰此言至當然人物有數如此則其無妨礙乎當  
考古例為之○戶曹啓曰圓覺寺材木其將頽落者請用諸營繕傳曰  
可史臣曰圓覺寺在都城中乃 世祖所創而至廢朝盡黜僧徒曳出  
佛像因以空焉反正後漢城府移入為司判尹田霖得疾於此而卒焉  
後人惑之還于舊司且寺傍空地甚廣該司分給無家舍宰相朝官而  
咸畏忌不敢居焉都人視之儼然如神明之所其根基甚鞏咸恐復有  
興建之時○臺諫啓前事不允○掌令宋好義卒為人篤信純正執守  
牢確應事施措動遵古人累入臺府多忤時宰有郡守鄭沉者治第僭  
擬宮闕好義為持平舉劾其罪毀撤乃已其疾惡如死執友皆一時名  
流死之日車馬填門○丁酉 御朝講掌令李蕃正言曹漢弼論啓前  
事 命遼梁治餘不允○戊戌 御朝講講禮記至乎君有犯無隱之  
語侍講官尹殷輔曰大抵人臣陳善閉邪乃敬君之實也畏威阿容見  
上之過而不直言則人主何由知過舉而能改乎人主之於臣下包容

寬殿樂聞已過則臣下皆能直言而有過必諫聞諫必改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改也人皆仰之是以耳目開廣而聰明日進矣然則致堯舜之治有何難焉人主不然有過而欲下人不知下人既知而規諫則厭苦而欲掩覆如是則終為有過之人耳是故舜禹大聖人也無可戒之事然猶曰無若丹朱傲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樂聞已過故交相規戒如此後之人君如漢武厭忌汲黯之言而變色罷朝晉主厭忌李濤之言而拂衣入內此皆厭忌臣下之言其過故終不得為賢君願以舜禹為法以武帝晉主為戒掌令柳溥獻納金璇論啓前事 命適許元弼餘不允○賜經筵官宴于闕庭賜物有差○已亥 御朝講持平李埰正言韓胤昌論啓前事胤昌又曰禁軍所當矜恤而入番則都摠府點閱軍裝不齊者徵贖餘布軍士甚苦點閱雖不可廢而其所贖之物或補軍資或試射而觀其勝負以為賞賜之資則軍士不甚怨苦矣 上曰果於近日都摠府以徵贖公事入啓軍士豈不怨苦乎點閱雖不可廢而不須屢為也餘皆不允○臺諫再啓刑事且曰方好義之罪特 命未減國家以好義為年少有才特拜判官嘗即赴任而反為規免必依律治非而後可以懲戒



百盡奪告身叙時還除  
外任 命只杖八十贖傳曰方好義非全釋其罪也亦可以懲戒矣餘皆

不兄○庚子 御朝講講禮記至曾子易箒之語侍講官許硃曰九在君

臣朋友之間如有不正之事而人若言之則勿為姑息當即聽而改之曾

子聞童子之言至於垂死之際而易箒非大賢安能若是乎大司諫崔

淑生持平蘇世良論啓前事不兄世良又曰赴京質正官書狀官差遣其

來以矣 即位以後以一人兼帶二事雖以驛路有弊故如此然兼帶

臺職故不得隨意出入聞見依前例并遣質正官何如 上曰當問于

大臣而為之○文城府院君柳洵以年老多病辭領經筵傳曰 先王

朝老成大臣有如鄭昌孫亦皆扶持而行其勿辭再啓不兄○臺諫再

啓前事不兄○分遣承旨致祭于 王大妃考妣及 王妃妣墓○辛

丑臺諫啓前事不兄○壬寅 御朝講大司憲成夢并正言曹漢弼論

啓前事不兄領事鄭光弼曰申繼宗所為之事則未之知也但其體貌

不如將帥實非合於邊將者也若果貪汚則一道受弊可適之也聞咸

鏡道許多人民死者皆無物故立案若依法刑推則必皆逃散不得已

遣諳練之人故擇金硃為郎廳不妄刑事請於拜辭之日使政院教之

兩界今年豐稔均一令咸鏡道教差官不見災傷而專為推刷何如侍

講官崔命昌曰兩界之人今年耕於此明年耕於彼收稅累不緊矣然  
 灾傷踏驗不得不為夢井曰近見典獄死囚多滯京中如此外方可知  
 臣意以為屢為啟覆不使淹滯可也命昌曰愛井所啟速决死囚意則  
 善矣臣意以為不可古之帝王為囚求生道故為五覆之奏决死囚得  
 中為貴豈可輕易速决乎 上曰所啟當矣生道為大何必速决○臺  
 諫啓禹允功申繼宗方好義李洺等事不允○癸卯 御朝講○臺諫  
 再啓前事不允○甲辰 御朝講講禮記至大功不以服勤侍讀官趙  
 邦彥曰國家大小功總麻之服行之者幾希而仕宦之人則遇服不數  
 日必督其出仕其能不服勤勞之事乎今雖不得一依古制亦不宜如  
 此之甚典經任權曰服中出仕今已成風法司亦然在下者難禁矣須  
 自 上導民以革此弊○府院君柳洵宋軼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  
 應箕左叅贊張順孫等議赴京各行書狀官質正官依 祖宗朝例並  
 遣為當宗親試藝自 成宗朝始行然非如文武試用取才例勿再試  
 為當武臣去官之路如四館別薦一例遷轉似可矣加三負去官違  
 大典之法恐為未可各司數外書吏諸司有闕處充差其餘一切充軍  
 事緊各司仍仕書吏量數別定為當各司自隸濫占數外多至百餘人

有違於法數外自隸并充諸司有闕處其餘一切充軍似當傳曰皆依  
議爲之○臺諫再啓前事不允○乙巳臺諫啓前事不允○丙午 御  
朝講○御書講講尚書 上曰象刑惟明此言欲刑罰之當罪也慎刑  
不特人君爲刑官者亦當詳察叅贊官李沆曰治國之要莫大於慎刑非  
徒刑罰賞亦如是賞當其功罰當其罪然後無僭濫之失而人亦有所勸  
懲矣 典經任權曰 上雖留意慎刑而爲刑官者不體 上意皆以權  
勢而輕重其罪故請託成風其來已久須嚴加懲戒使不得如是○御  
講○臺諫再啓前事不允○忠清江原全羅咸鏡慶尚道暴風大起幸  
拔大木禾苗盡偃人家公廨或至傾圮○御朝講○御書講○御夕講○  
臺諫再啓禹允功等事不允○戊申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軍資監  
錢穀虧欠之數分徵於官負事體未便國家待士之意不宜如此且籍  
田漏失者遣官檢括未知自何時如此人民等自其父祖世執耕食而一  
朝見奪則必有流離怨咨之苦請仍舊勿推傳曰允功等事不允錢穀  
分徵及籍田事并問于該曹○己酉戶曹啓曰籍田漏失非獨窮民之  
田類皆朝士及開城府舊居人之田人之流離者不多業已推還不可  
無緣給民如奉常寺外貢等物亦可推移減之且虧欠倉穀徵於官負

己有其法不可不徵○臺諫再啓前事諫院又啓曰籍田等事戶曹雖防啓累年耕食之田一朝奪之則民安得不至流離乎且待朝士不可與庫子同分徵官負亦爲未便若以分徵生例則雖至子孫徵之豈能當我國家待朝士之意亦甚不厚傳曰籍田事已遺敬差官推得兩復爲公田不可還給分徵官吏其來已久今若不徵必不謹守不可更改餘并不允○庚戌臺諫再啓前事皆不允○平安道觀察使閔祥安狀啓曰義州西距十五里許有娑娑堡古基唐人漸有造家來居者鴨綠江十餘里之地亦立標造家不無後弊 命議于府院君及政府府院君柳洵宋軾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贊成申用溉兪贊張順孫等議曰娑娑堡舊基距義州不遠今若唐人來居漸成村落則我國人民逃役作罪投入者勢難禁斷誠非細故姑依兵曹所啓令義州牧使通書于湯站指揮審探其情然後更議施行何如傳曰依議施行○慶尚道忠清道風雨交作大木斯拔禾穀盡偃○全羅道羅州大水○辛亥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政廳曰庶簡卓異爲衆所推服者爲先注擬使人有所勸○以李繼福爲漢城府左尹李長生爲右尹延九齡爲持平尹止衡爲弘文館修撰金安鼎閔壽元爲副修撰金絳爲博士

○壬子臺諫再啓前事不允○癸丑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水運判官  
 玄健貪污泛濫請迺皆不允○甲寅臺諫啓前事不允○乙卯臺諫  
 再啓前事不允○丙辰臺諫將前事再啓不允○丁巳臺諫再啓前  
 事不允○戊午 上閱武于箭串仍 命抄侍衛文武官分左右試射  
 論賞○都批府都事尹克夏醉酒由御路直至 上前跪曰 上若下  
 問則臣當啓之者再三 上令問之對曰咸鏡道城底野人之患甚大  
 不可說不可說遂由 御路而退大司憲成夢井等啓曰克夏雖若醉  
 酒安遽無禮甚矣請下禁府推之且雲劔朴而儉李執當即扶執却  
 退而安然退坐請并拿推傳曰皆如啓○傳曰尹克夏命下禁府已  
 而禁府郎廳不即拿出并下禁府推之○江原道原州地震如雷○已  
 未義禁府以尹克夏金麟孫朴而儉李執等招書啓請照律尹克夏依  
 允金麟孫朴而儉李執 命勿論○臺諫啓前事且曰昨日尹克夏由御  
 路而入雲劔不及却之頓無持劔侍衛之意固當罪之而特 命棄之禁  
 府都事金麟孫頑慢如此而特 命勿論甚為未便請并罪之不允  
 九月庚申朔○辛酉臺諫啓前事傳曰雲劔及禁府都事并以時  
 推照律餘皆不允○壬戌禁府照律尹克夏罪以絞入啓 命減死

杖一百流三千里○副提學朴召榮等啓曰克夏直上 御前狂妄  
無禮罪犯至重然其本意欲達所懷而然爾刑罰必情法相稱請原  
情定罪傳曰尹克夏直上 御前誰不爲驚駭乎業已科罪不須更改  
也○丙寅夜兩雷雹○丁卯傳于政院曰近觀各道監司書狀風水之  
災非常昨夜又雷動天災必有所召予甚兢惶天災如是明日觀稼姑  
停之○傳于議政府曰天人之際雖邈然若不相干而感應之妙捷於影  
響可不懼哉予臨政憂勤于今九載德澤不洽政令失宜治效不進而  
天災時變無歲無之今年八月朔日有食之天之示變極矣而又於十六  
日風災水害遠近諸路同日而作拔民廬舍損民田禾爲災甚鉅戒懼  
深深而今月初七日夜雷變又作天譴時災疊見層出推原其徵咎  
實在予靜思厥愆罔知其由尤甚惕懼用人失當而賢才沉滯歟體統  
不立而政出多門歟君臣之間情意踈隔而不能推誠匡救歟刑獄非  
不謹而官吏不能承奉濫加刑杖而以繫淹滯耶抑被罪者橫罹非辜  
而抱冤不伸歟居官有不務職任宴飲是事歟婚嫁失時以怨曠者多  
耶傷和召災未必不由於此其爾臣僚同寅協恭各供乃職上有寡躬  
下至朝野事有背理病政者極陳無隱○臺諫啓前事不兄○戊辰臺

諫再啓前事且曰觀稼雖為省斂在側修之時似不當為也刑獄之間必多淹滯須數御朝啓為當災變尤甚於慶尚咸鏡兩道當救荒營聚草食之時以推刷刑推愁其騷擾兩道推刷亦可停也傳曰觀稼省斂之事已定於今日而有天變故退之然不可廢也朝啓則死囚果重事不可督促為也兩道推刷敬差官已下去不可止也餘并不見○己巳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八道風災近古所無專由中外庶官率皆庸劣故百事皆廢獄訟多滯而然也請令政府及該司同議沙汰何如李淑媛之甥李稱壽亨壽等以廢朝作弊之罪分配于甲山量移未便請還送配所諫院又啓請停兩道推刷事且曰尹克夏罪犯甚重但以武人而不知朝章且其所啓非自己之事而受罪恐妨言路也皆不見○禮曹啓曰三所八格舉子李禹年名紙與朱草其文各異以他人所製誤錯勘合請推謄錄枝查同等官削去禹年之名傳曰如啓○庚午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三所名紙朱草誤錯勘合事試官及枝查同官不察所致試官則本府今方推考枝查同官請下詔獄推之此非獨禹年其中未顯費者亦不止此科舉重事去此虛踈請罷擄改試傳曰枝查同官如啓李禹年事已裁而削之不須罷擄推刷便否當問于推

刷廳餘並不允○黃海道海州居前萬戶宋世匡其母得病臨死世匡  
哭泣嘗糞又割股肉和水進藥母病即愈平時衣服寒煖飲食温冷必  
以誠孝供奉事聞 命旌門復戶○辛未 御朝講司諫李賢輔持平

延九齡論前事 上曰李稱畫果作弊之人則不須量移矣賢輔曰前日  
傳旨有曰體統不立而政出多門耶當今三公六卿協力輔相憂國  
如家者未見其人傳旨雖如此若不舉行則徒為文具而已傳旨又曰

君臣之間情意踈隔耶向在廢朝士氣摧挫遭遇 聖明朝綱稍振然  
上雖求言而下不能進言下雖進言而上不能舉行雖屢下求言之  
教亦何補於治體乎領事金應箕曰東西籍田自壬子年打量後漸為

民田又無民籍可考其由奪之未安軍資監徵米事聞庫子或潛開庫  
門而盜之或穿穴屋上暴食而入于庫內夜則偷出云如此而徵於官  
負甚為未便 上曰籍田軍資事若實未便則朝廷僉議處之可也應

箕曰尹克夏突至 御前以律言之則大矣書曰省過無大須斟酌可  
也知事申用漑叅贊官朴召榮典經任權亦啓之 上不答○御朝講

○傳曰朝於經筵諸宰相之意皆以推刷為不可入道其皆停之且臺  
諫以為當罷擄其議於大臣○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掌令柳溥



被推請適傳曰柳溥如啓餘並不允○御夕講○壬申 御朝講領事  
鄭光弼曰尹克夏性本愚直苟有所懷則欲達於上者也前為利城縣  
監時賑救飢民所活非一二其心本不貪污雖監司若有違理之事則  
專不畏屈直言辨論國家當有以廢之也其直上御路不知朝章之所  
致也照律過當特進官韓亨允曰外方人才之盛莫過於慶尚道人才  
成就非日月所可期而必有培養之功臣意以為左右道別建學舍定  
額儒生各聚三十人給廩常養使罷閑文臣主其事而專為教誨之任  
甚為便當○宋軼議科舉國家重事如是不察未穩 只罷三所似當申  
用既議禹年入格此不能審察而誤錯耳非有不公形迹不宜罷榜柳  
洵鄭光弼金應箕張順孫金銓李長坤鄭光國議同從宋軼議○御書  
講○臺諫啓前事且曰罷榜事只罷一所事體未便請一切罷之皆不  
允○御夕講侍講官尹殷輔曰今以一人之事將至於罷榜若舉子借  
述或試官等用情則罷之無疑也此則特勘合之錯誤臣意獨削去李  
禹年似當也若不得已罷之則三所皆罷為當○傳曰尹克夏減流只  
徒役三年○癸酉 御朝講大司憲成夢井獻紘金璇論前事 命適  
申繼宗餘不允○御書講侍講官許碗曰我國家自 祖宗以來養民

之政靡不畢舉而至於廢朝民生憔悴反正以後恤民之政尤加注意而民未蒙實惠至今未得蘇復此必下之奉行未盡培克之吏以聚斂為事瘠民肥已而然也 上曰恤民之事果不可忽也雖別無役民之事而百姓專未蘇復守令未得其人而然耶許硃曰國家雖果無役民之事而如勢家奴子不均賦役編氓多有流離飄散者幸下懇惻之教與大臣親民之官講書措置何如○傳于政院曰予恒居禁中每聞百姓疾苦欲蘇民生非不切也而民未蒙惠字民之官未能奉行而然耶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無奈勢家奴子則不為賦役無勢之民則獨受其苦而然耶救民之方大臣詳議答之可也○御夕講○臺諫啟前事不允○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張順孫金銓李長坤鄭光國等議曰觀李禹年之事失在勘合不明非有詐偽之事只削禹年而不罷擄便當既已取人而遽收成命並與拔萃科而停罷事體未便宋軼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張順孫議曰西籍田既為民田累世相傳或轉相買賣今難追屬于公自今以前項一百三十結為籍田定數其為民田者勿抄刷分軍資監米逃盜用者在逃未鞠或推未究竟官吏庫子論以虧欠分徵未穩李繼孟李惟清李陌議曰西籍田既考田案打量漏失

還見至於一百九十四結則不可謂無文案可考侵占盜耕積有年紀則不須追究爲民田之由例當還屬若分監徵米事果有逃去者亦有被推未輸情者固當現督窮覈然後分徵爲便從光弼等議○避正殿謹灾也○傳于宋軼等曰近聞北方之事非如南方之例人物彫殘若有事變未易措置前日南方倭變亦有言之者而其時不能措置變生意外今此北方之事大臣商度措置可也宋軼鄭光弼等議曰文武之士常出入兩界者使陳謀策擇而用之可也且義州城內無井泉若聚一二萬兵則不得飲水當不計小弊廣築城子且咸鏡道連年凶荒人民流亡者甚多本道赴任武士以爲無文籍冒占爲奴請使觀察使禁戢何如戶曹判書李繼孟別啓曰前年設轉運廳今亦仍設何如光弼等又啓曰韓亨先所啓儒生教養成就之事至爲善矣然培養人材必悠久而後可見成效國家財用或儲軍糧或相移轉救荒若又恒養儒生恐難繼之耳傳曰皆如啓○以高荊山爲漢城府判尹洪彥弼爲司憲府掌令金安鼎爲司諫院正言○甲戌 御朝講執義尹殷弼正言曹漢弼論啓前事又啓罷榜事皆不允漢弼曰 上之勵精求治可謂至矣然由荒連年至於如此臣未知何故也竊見之議政府於朝廷之事

當無不拯治今之三公專無所為之事徒持虛名而已六曹公事各自出納而政府不知焉凡刑獄民怨之事三公與六卿同議為之則庶政得以諧和矣上曰近者災變非常予甚不安當側身修行應天以實故昨日與大臣講究致災之由耳領事鄭光弼曰軫念百姓之怨悶如此則民庶幾得蒙實惠而民之困苦猶如此者不知何故也臣聞慶尚道之民尤甚困苦國家將何所倚賴乎倭奴雖遵約束不可弛備故本道軍分三番防戍若分為四番則軍士稍得寬休云且其中尤困苦者選上奴也國家不得已定其價布之數而人侵督濫徵今刑曹受其價布分給為當且步正兵事亦為可悶南原淳昌等處尤甚耗亡裁減其額使民力得休為便檢討官尹止衡曰臣於鄉村見之凡良民才逾十一二歲告官待年填差軍保故無匿丁矣步兵春而上番者不閱月即又上番守令不察疏數徒委下吏上下其手或富者賂而規避貧者頻數上番終不能當流移失所且以閑良遽命赴防舉無軍裝亦無保率赴防之時妻子哭送一二度往來家儲盪盡民之怨瘼未有甚於此者也兵水使若有闕軍則故不推之例徵縣布僉使萬戶亦皆如此須使兵水使有畏忌之心勿使恣行可也臣親見風水之變大木多拔屋瓦皆飛

路邊大石皆移鷓鴣為風木振蕩死而墜落多積於地以古事見之未  
有如此之甚一女有寃六月飛霜况今百姓之怨如是乎○臺諫啓前  
事不以○御晝講○御夕講○下教各道觀察使曰凡聞諸路各官良  
民日縮私賤日繁誠非細故此專由賦役煩重執家之奴得免無告之民  
獨受其弊投托執家甘為賤役軍額之減職此之由卿其具悉此意申  
勅守令一應賦役務要寬簡使良民得以安業無至失所守令如有不  
謹奉行厚賦重徭以病民生者卿其不時以聞○乙亥 御朝講持平  
延九齡曰黃海道常定進上生鹿鹿尾鹿舌甚多彼道士者之民少而  
只有入居人以捉鹿之事日夜登山艱苦莫甚或不得捕獲則繫累其  
妻子民甚苦之鹿尾鹿舌產于濟州須問于大臣移定何如 上曰各  
道進上該司捧納予安能知之非獨黃海道也八道產物多異於昔當  
僉議處置可也領事金應箕曰臣聞各道獐鹿亦蕃禮文有不成禽不獻  
之禮兒鹿薦新於禮何如臣意不捉兒鹿則庶幾蕃息而得供祭脯矣  
京畿則有孕獐進上其腹裏兒獐剖而發之盛盛而進如此事尤當禁  
斷也九齡曰兒鹿兒獐之薦雖為 先王百姓嗷嗷專在於此以民怨  
而獻之 先王其有歆享乎○御晝講○御夕講○講高麗史至顯宗

教宰相曰君臣之義得乎悉心匡救之語侍讀官閔壽千曰大抵人君  
求助於大臣者至大至重須於其初其難其慎擇而任之篤信不疑倚  
而委之責以成效然後其人亦展布四體而盡心為之矣昔唐德宗明  
察猜忌偏聽生奸是以終至於播遷可不戒乎人君之道須委任大臣  
使政事出於一可也○臺諫啓前事傳曰玄健其逆之餘皆不允○丙  
子臺諫啓前事不允○丁丑上御勤政殿簷下試策取進士朴世熹等  
二十一人 御慶會樓下取前司僕元彭老等二十一人○臺諫啓前  
事不允○戊寅臺諫啓前事不允○己卯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刑曹  
判書姜渾下去慶尚道以未上來故前已請逆而乃教曰有參判參議  
可以決事判書不可輕適也此數至當然今方有災變非常時之比也  
刑曹若無長官則刑獄必多積滯請逆之傳曰刑曹無長官則滯訟之  
言當矣然有參判參議豈以以未上來而遽適六卿之人乎餘並不允  
史臣曰臺官本意以姜渾為不合而欲適之也○副提學朴召榮等啓  
曰今方謹天戒避殿之特別試則為取人且外方之士皆已上來不得  
已為之矣如拔萃科不緊之事則請竢復正殿為之傳曰拔萃科於謹  
天戒之時果為不當其依所啓○江原道江陵儒生朴彙良等上疏

訟前府使韓伋錄賊之寃傳曰今觀上疏歷陳韓伋曖昧之狀其時因監  
司啓聞已推覈定罪矣然監司亦非親見之事豈無寃抑乎一民之寃  
猶足以傷和召灾况罪及子孫者乎其議于大臣史臣曰頃因別試江  
陵儒生季集京師韓伋盛辦酒肉再招厚饋私囑所與厚者諷使陳疏  
遂良等感其養之恩而有此疏其欺罔之罪固難逃也有一儒初不  
知其由而往飲及見疏草即曰我早知若是豈肯米食不義之餉遽起拂袖  
而去其後遂良求媚於金湜輩亦以賢良見稱得拜縣監伋性本貪黷坐  
贓斥居忠州田墅肆威鄉曲攘奪民田甚至春與鷄卵秋取母雞貽害  
百姓又以此移配鳳山未幾售狡村即還見放又曰韓伋錄案今已三  
四年矣江陵人上言若出於誠則豈待今日也是必及教誘之所致也  
○庚辰臺諫啓前事不允○辛巳賜暇讀書舍人金安老正郎蘇世讓  
佐郎申光漢等上疏曰伏觀茲者天象屢變風水致異 殿下側身修警  
惕然下旨亟引七事以自咎深卑聖體以佇聞其兢戒永言之志勤且  
切矣臣等蓋嘗探天人之情參傳記之微變不虛生必有所召豈可不  
反求厥原痛修在已以爲轉灾為福之基乎臣等竊聞天下之患形而  
易見者易圖隱而難見者難圖迹於事物者短淺而可窺潛於無形者

幾深而至微雖明者不能逆觀其深而多忽乎微及其著也始竭智殫  
精而亦不能為之所豈不深可懼哉夫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一人之智  
有所難周必列庶司以分職之官曹基布理務絲棼人各異論政分勢散乃  
欲撻攝而齊整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違者則必有體統以正之紀綱  
以持之也然體統之所以立紀綱之所以振非人主倚信乎宰相執而責  
其成不可也譬之於身耳目手足具而人得為身然必須夫一心宰乎  
中而氣為之運其筋束然後有取焉手執之有行焉足運之至於辨聲  
色也耳目為之視聽焉夫百司者手足也臺諫者耳目也宰相者心氣  
也宰相彌綸於上而臺諫糾補於下彼百司者特奔走而効命焉耳豈  
有不資於宰相而政理國治又豈有不養心氣而肢健體安者乎是以  
古之聖人知體統之不可紊紀綱之不可頽必先擇相而為之本其擇  
之慎而信之篤故得賢而無疑貳其任之專而禮之厚故盡才而功已  
成故當之者亦展布周旋挺然以天下為己任雖有奸儉讒巧知其交  
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說而歸附於正矣若擇之而  
不慎則不得其人矣雖或得人而不專其任則不得盡其才矣於是  
禮衰而勢賤任輕而易搖為宰相者知其然動懷顧慮不肯自盡



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群議之集蓄縮不敢有為循常苟安僕僕然趨走若吏史焉四體伸縮寧能自由乎此後世任相之者通患也方今之事可憂者多而臣等切切焉為 殿下憂者不在一事之弊一令之失而體統紊矣而不思所以整紀綱類矣而不慮所以植苟惰偷安日入於頽靡而不自覺幾何其不至於危耶今之三公有署事之革其位雖存而其職則奪矣有名雖存而其勢則去矣委誠青望之深非復頃時之專而尊信之意則猶有可想者駸駸逾薄勢所必至君上執意而奪計庶僚懷易而撓謀雖欲陳猷獻告不見從於上而論議已譁然於下矣有志當世策勵臣節者亦將循循退聽抱慙防嫌之不暇如衰世之為者况敢責其展布而就緒乎嗚呼賞罰黜陟國之大柄人主所與議之者誰歟循資遷叙雖不可全廢擢登賢才固不可以循常不問賢否而一以例照賢者常憊然低首不肖者必競進而反上人主所以鼓舞一世之人者惟爵賞耳使賢者解體不肖者覬幸不其嘆夫 殿下深居九重差除之際疏名擬進一筆批下而已安知其賢愚哉已以為賢未必賢已以為不肖未必不肖必須試能考才博詢大臣果知其賢則進之必亟果知其不肖則去之亦必亟然後黜陟可公也臣等或忝郎選曹曾

諳其故按簿注名常嘆乏人或有旁遷外除輒招論劾者苟居積歲徒妨賢路轉之則畏論棄之則無故逃課責而幸免者多矣安有以公器以假非人乎亦有旅進旅退邈然於官守者見鄙物論而無大翹過則馴致崇位其或高才處劇靡有不堪而一指細愆累之終身此又失人之大者古人云礪節當嚴用才當恕不可不察也賞必功罰必罪則不必一一加於人而人有勸懲焉有功不賞則宰相可以議行無功濫施則宰相可以議沮罪不罰罰無罪亦無不議之以平若以恩賞出於上下人不可議則是人主自私而不與一國公共也持是說以導殿下何其不思之甚也臣等又聞大臣一言而見納者誠希矣屢言而見納者亦希矣間有採聽而亦或待於他人之論待大臣之道一何淺耶群言衆論雜進於前是非紛揉莫適所歸酌群思而中焉斷衆議而一之者庸獨非宰相而補闕失爭可否於其間者非臺諫乎今之法令有冢者皆得置廢破裂四出錯雜矛盾添條付甲以滋篇章而併與前典而不行矣祖宗之成憲莫良於經濟六典元續六典其定大典本之而兼採至詳密矣然良規美意尚多略遺時殊事異舛戾於今者又多更採經濟元續典之所脫刪大典之所乖合為一代之典而遵之勿失

行之勿撓斯足矣彼煩章瑣法之續後者可焚而勿用也若夫百職陵替浮僞漸靡至以考藝習技之細委察於上而責罰不自出於有司吁何其瀆且弛也以是而國勢卑汚體統渙散雖有非常之變伏於冥冥之中上恬下嬉莫知所以爲慮者此臣等所請難見者難圖而深可畏也嗚呼渡海者必聽於操舟作室者必戒於道傍况爲國者耶上自三代以至於今其間大治者非一代大亂者亦非一代莫不任相而爲之治爲之亂然未聞躬庶官之勞而能致大治亦未聞懲專擅之害而併廢其職者也天下之權不在宰相則亦必有所歸不在宰相而歸之臺閣古人已謂之衰亂况移於他乎持苟清矣宰相操之以致理時苟昏矣閹豎閹房皆爲竊弄之地何獨疑於宰相乎其在 祖宗朝黃喜爲相詣闕論事中使不出坐政府檄召之將困辱而劫之 英廟救解然後得釋漢文之於申屠嘉 英廟之於黃喜一也當時賴之以治安後世蔚然而稱美 祖宗之專任亦可知也已至廢朝猜忌大臣誅斥相繼而任士洪始自散地偷弄其柄終至於亂何有於相權乎然則憂國者當憂其擇相之不精其他非可憂也責任既專而有不職者退黜可也拜賢而代之可也若徒委虛器而諉之曰推誠任之臣等未知其可也

殿下中興以來勵精求治未有切於斯時而治之闕效政之漸弛亦未有甚於斯時何也 殿下求理不于本而規規於薄物細故倚辦於區

區之法嗟夫類綱亂統豈法之所可救也苟能斷自 聖心廓回古道

黜陟臧否常在於巖廊政令之發不由於私門則體統於是乎尊紀綱

於是乎立臣等所縷縷於前者將次第而舉矣書曰勞於求賢逸於任

人者是已遠見深識之人豈無有憂於斯者環視而莫肯為 殿下言

之者言輕而害痼恐不能果於採用也臣等伏覩 下教以體統不立

政出多門為憂此正當今之深病臣等所以冒萬死而陳之者也倘

殿下不以為迂妄廣議而行之 國家幸甚傳曰今觀疏意正中持病

欲與大臣議而處之耳因傳于政院曰疏內所言皆甚中時病其曰擢登

賢才固不可以循常賢愚混雜不辨則雖堯舜難以為治予常念如是

但無知人之明豈知人之賢否乎或有人擢用則人不以為快反以為

忤物論從此而起人君若以庸類擢用則下有物議當然矣雖賢者亦

不免焉定何風耶其曰專任宰相則下不易撓體統不紊政令不亂大

抵人心不一各執其意議論紛紛政令由是而煩人心莫適所從而體

統不尊紀綱不立見幾君子不亦憂乎其問于大臣云壬午臺諫啓前

事不允○生負李蘭孫疏陳五十四條傳曰見此疏其人必年老之儒  
心志如此予甚嘉之令吏曹考其人物若可用之人則叙用○癸未禮  
曹啓曰今當饋餉倭入樂器陳而不作語以謹災之意何如客人雖知  
亦無妨矣傳曰可○臺諫啓前事憲府啓曰韓俊之事賊罪至重已定  
而旋改之必有後弊請勿更議不允○副提學朴召榮等上疏略曰伏  
見 殿下即位以來天災時變無歲無之而今年尤甚日食幾盡雷出  
不時風災水害同日發作天之譴告極矣可不懼哉當究召之由以  
盡應之之實不可以虛文小節苟答天心也若任大臣以立體統廣推  
薦以開賢路謹彌令以定民志慎刑獄以伸冤枉凡此四者皆當今之  
急務而應答天譴之實也人主一身所蒞者大所治者衆不可獨勞智  
慮以周萬幾之務故慎擇宰輔以揆庶官使尊卑相承大小相維然後  
體統立而朝廷尊矣宰相之職其重如此擇之不可不慎而任之不可  
不專也竊觀 殿下之於大臣有二公爵位之彌而無股肱相須之實  
有延引講論之名而無至誠文字之道允所論議率不見可雖或聽納  
出於勉強 殿下以今日大臣為不足任則已矣不然安有無所缺為徒  
取充位而已哉其不能竭身奉國以盡其職者雖大臣苟循之罪亦恐

殿下委任責成之實有未盡也伏願 殿下敬信大臣任之勿疑使紀  
綱不紊而庶職修舉夫人君居九重之深人臣賢否非一已所能盡必  
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度德而任之量才而用之然後庶官皆得其人  
而無倖位曠職之弊矣然則崇推薦之道者非人主而行推薦之道者  
非大臣乎今 殿下雖有求賢之志誠有未孚於下忠良之士未聞選  
擢關茸之輩未見退斥賢愚混進無所勵沮爲大臣者循常習舊以圖  
自安不以薦拔人材爲慮無尊主庇民之誠伏願 殿下日與大臣從  
容廣詢賢者進之愚者退之使人各自奮勵夫號令所以齊國俗一民  
心使之奔走奉承循吾之軌道也今朝廷法令變易無常紛紛不定吏  
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今下之日人相與語曰此法不以已而果然其  
不信彌令甚矣嗚呼居安無事之時尚不能取信於下假如倉卒機會  
之變復何望其必從乎伏願 殿下凡出一號施一令必先定其志審  
是非定取舍發之不妥而持以必行夫刑者所以輔政弼教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是故本乎至誠存乎至仁求其出而不可得然後入之求其  
生而不可得然後死之此人主所以明德慎罰之道也近者屢按大獄  
不徐究得實而即行論決萬一懷枉豈不冤哉比有宗族干憲 曰曰通

衢解衣受笞無異僕隸其於成周議親之制何如扈衛之臣欲達所懷而直上御路推原其情豈不可恕而有司以擅入御所當之其宥過無大之義恐未盡也今教化不明民失良心相率而入於刑獄而中外執法之吏慢不加恤無辜橫羅豈不悲哉伏願 殿下常克欽恤之仁克去忿懷之萌參以情法用歸于中傳曰今觀上疏四條皆當今之急務治國之要道予甚嘉焉頃者遇災求言雖有封事者未有如是之切有古君不得其臣臣不得其君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必君臣相得然後以致雍熙之治以三代之聖主必待三代之賢臣然後能成三代之治况如予乎即位以來勵精圖治于今九載非徒不有善治反致治道日卑人心漸薄風俗漸惡是予以否德教化不治民不能感也當今宰輔未為不賢予不能委任責效以致大臣苟循之責是予之過也大抵治國之道莫過於進賢退不肖予非特知人之鑑不明也深居九重之內羣臣之賢否果非一己所能盡知必待大臣推薦然後用之故已命大臣薦賢者屢而未聞有薦用某人足予不懇求賢之故也彌今出於上而民皆信從則國治反是則國亂民志之定不定在吾心之定不定也以予為不能定志不能審是非之言甚當然近來人心各執所見有司

各私其職紛紜獻議難於廢置或問大臣或問有司定爲一法而又有  
非毀之者更問於前所議定者則其人亦反毀前定之法故號令頻數  
難以鎮俗維民然不能先定其志而定取舍審是非是予之過也恤刑  
獄伸冤枉此王者之大政然明審用律乃有司之責雖屢下恤刑之旨  
置而不能奉行則其效必不可見也宗族有罪減杖而贖之者重待之  
意也近有一宗親枉殺懷孕之婦豈不殘忍乎 祖宗朝宗親殺人法  
官恐其逃躲縛以致之 祖宗重其殺人不責法官今若寬貸則殺人  
不忌者必多恐有王室不能防閑之恥也衝突御路所關非輕罪不可  
釋然此二事前有論者今又疏陳物議必有不快者矣予不能罪一人  
而服其人心是予之過也予有此四過豈不召天災乎予甚兢惕其曰  
當究召之之由以盡應之之實此言亦當予曾與大臣講究召災之由  
未見有應實之效今以此疏示大臣等更加交修以答天譴○甲申 御  
朝講掌令洪彥弼獻納金璇論啓前事不允侍讀官閔壽子曰近日  
臣等上疏之意欲其委任大臣也當初慎擇推誠委任則大臣亦展布  
四體而圖事揆策無不各當其宜今之大臣徒持兩端而不能專決大  
策終未見成效此由 上之委任未盡而然也且禮接之事雖皆外貌



然於禮經曰諸臣之喪亦吊况大臣乎大臣者乃人君股肱也其亡也  
人君傷悼當如一體而達來三公相繼而死一不舉哀舉哀之事亦載  
大典矣且世之護喪者見其生者而厚薄如金壽童之喪無一人往見  
而門庭寂然習俗之不美有如此也 上曰舉哀事大臣等以為未可  
行也故不為矣○傳于政院曰今日召府院君政府堂上以弘文館讀  
書堂疏陳之事及韓伋錄賊事並令議之○傳于大臣等曰今觀兩疏  
之意以為人君不委任大臣故體統不立此果子之不能推誠委任之  
過也然卿等亦當悉此意大抵人君豈能獨治必待股肱之賢以致大  
平古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卿等更加盡誠以求賢者而薦進則予當  
試其才能賢則用之不肖則退之此治國之大道也不能推誠委任之  
過雖在於予謀國事正風俗立紀綱有實效其責安在乎卿等國耳忘  
家更修飭勵可也今領相久闕難其人也然以闕未便今日卜相亦可  
○御書講○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金應箕議答曰今見上疏言體統  
不立者不委任大臣故也凡大小之事無不下問于臣等豈謂之不委  
任乎但其意欲如 世宗朝之為署事也然自 世祖朝廢之已六十  
餘年若宰相非其人則不能堪任此不可輕議復之也宗親被罪之事

其意以為受罪無異於常人故欲上斟酌而處之耳尹克夏之事豈不知罪之重乎但以宥過無大之意而啓之也然皆已定其罪以難更變卜相事於秩卑之人有表表特出者則臣等豈不薦之乎但於當次之人可為相者臣等未見其人在上裁度而已薦舉人物事若知賢能之人則何不薦之乎但未見其特別之人故不敢薦也韓偓事臣等亦嘗聞其曖昧之意然賊罪至重既定其罪不可輕改府院君宋軼啓曰其言體統紀綱之不立以賢愚不分而然也若能分辨賢愚而委任大臣則體統可得而立正紀綱可得而立廢朝鄭文炯欲復署事而尹弼商止之今既不委任政府而體統不立則當復署事而救其弊也左叅贊張順孫啓曰政府署事乃世宗朝盛事何以小弊而不復乎臣意決當復行傳曰疏意非固欲變祖宗之法為署事之意也予嘗聞世宗朝為暑事其後世祖躬歷政府深知其弊故及其即位而即廢之成宗因而不復亦稱東方堯舜則雖廢署事何事不興而敢變祖宗之大法乎餘知道仍傳曰大臣等嘗薦用賢才以治其國如窮村僻巷之人亦當闡見而選用文臣有賢者則當不次擢用而武臣亦有賢能者則抄選以備後用可也宋軼等啓曰外方雖有遺逸之人

臣等未有所知故未敢薦耳若 上所不知之人則臣等當薦之於臺  
諫侍從之中表表之人薦舉事臣等未及計之矣傳曰予即位以來于  
今九年人之賢否豈盡不知自 上命用自下薦進不同不可不舉○御  
夕講○臺諫啓前事不以○乙酉 御朝講掌令李蕃正言曹漢弼論  
啓禹允功尹汝諧李世忠事不以漢弼曰政府署事大臣逼已之事不  
當收議于大臣而自 上酌古準今而為之雖下旨求言而如此公論  
若不舉用則不過為文具而已侍講官許硯曰 世祖之廢署事救一  
時之弊而已然政府之規模皆存而大典亦云摠百官平庶政今若專  
任大臣則號令安有不一紀綱安有不立而用人刑罰皆得其宜矣人  
有賢德而徒崇其爵位不任以事則寧處卑官而治其職事也且各司  
自請立法而政府不知故凡事紛紜無有紀極此弊不可不革同知事  
南袞曰 世宗使政府署事古今通義更有何弊第緣一時入政府者  
非其人故釀成弊端 世祖因此而廢之及至廢朝無所統攝散亂失  
緒政府不署事之弊於是著焉今當大有為之時豈可拘於尋常而  
不為乎 世宗行之而致盛治則今日正是復行之時也至於弊生而又  
改亦無妨矣 上曰政府署事 世宗一時之設而 世祖深知其弊

而革之今復行之弊生而又改之甚為煩數豈宜於國體乎○御書講  
○御夕講○入司憲成夢井等疏陳七事曰謹天戒一念之善而天降  
福一念之惡而天降罰念慮之差猶尚如此况作於言動事為之間乎  
天人之際甚可畏也 殿下即位以來天之降災無歲無之今年則又  
有甚焉農月旱乾播植愆時秋禾將穫風水為災日食之變九月之雷  
推言其由豈無所召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意有所向便是欲 殿下  
雖無聲色之奉遊畋之豫侈靡之娛然而當事物應接之際小弛兢惕  
一有偏向眾欲波起雖未盡外施於政亦足以動天譴也伏望 殿下  
常防未萌之欲益修躬行之德以究召災之原以盡弭災之方曰納諫  
諍臺諫之論常以公議為主人主若不屈體而待之虛懷而聽之則孰  
肯犯雷霆之威盡肺肝之意而取言哉今者臺諫論國家大事累月伏  
閣而不得蒙允至小事亦必遲疑日以勢迫然後或聽或不聽焉若是  
而謂 殿下為能用諫耶既往之愆雖不可追自新之念庶自今始伏  
望 殿下明日達四聰以恢言路以壯直氣曰慎用舍國家之治亂  
由於用人之得失若不論賢否使珉珉雜糅則祇足以耗國廩汚朝廷  
而已今也列於庶官者優游玩愒遷延歲月苟持官祿而或小廉曲謹

只爲身計欺世盜名者有之拘於循資之法而沉於下僚抱經濟之才  
不得施設者亦有之其用舍可謂顛倒矣伏望 殿下亟求賢相以舉  
賢才以汰庸愚以清朝廷曰恤民隱民者邦之本也邦本一搖則君誰與  
守邦哉保之如子視之如傷然後民生遂而邦本固矣今之字民者  
橫征苛斂剝其膏血而監司亦怵於威勢不能公其黜陟民日以瘠吏  
日以肥而國家元氣從以朘剝伏願 殿下重監司之選嚴考績之法  
升厲簡黜貪殘以業民生以固邦本曰正士習古之時少長有序尊卑  
有禮朝廷之上濟濟相讓鄉黨州里禮義之風藹如也觀今之時儒者  
之流不知師弟之禮以挾冊爲羞非乘馬不行一資半級猶恐不及伺  
候權門僥倖末官如有少憾則必構虛誣飾書諸院驛或貼街路至如  
下官而蔑上官新進而輕先進其習已成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彌令  
法律之所能頓正也伏願 殿下躬行禮讓漸以歲月以革澆風以正  
士習曰恤刑獄古之帝王明慎用刑而欽恤用刑之意常存乎其中上  
不濫刑下無冤獄薰爲太和災沴自弭 殿下雖有恤刑之意而中外  
官吏唯務鍛鍊箠楚甚毒又或以私意出入人罪雖有冤痛足以傷和  
致災而其人反以能稱 殿下何由得聞伏望 殿下擇任慈祥更加

欽恤俾無究滯曰慎終始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善始者  
多克終者少 殿下臨政願治九年于茲四方之民拭目至理然崇高  
之位侈心易生可不謹哉伏望 殿下日復一日無少解弛慎終于始  
唯懷永圖博曰疏意至當予當留念焉大抵災不虛生必有所召予即  
位而後萬災俱備是予否德之所致也萬民嗷嗷者莫過於刑獄之濫  
也聽獄之官苟得慈祥豈弟之人則何有濫刑之理乎守令則郡邑頗  
多難以盡選擇遣監司則守令警省矣士習之不正雖非一日之所可  
變然人君躬行於上大臣奉承於下則自可變矣○夜雷電○丙戌  
上將御常祭朝啓經筵傳曰天變非常視事未安其停之○傳于政院  
曰今日雷變非常予甚駭且懼焉有非常之災則必有非常之變其鑑  
不遠而在於前年之冬并永  
文事今一朔之內疊見非常之雷豈無所召  
乎求言之旨已下人心當各自省而後心改過以答天譴則上下安穩而  
災必弭矣○傳于政府曰予以眇末濫叨臣民之上夙夜兢惕宵旰不  
怠而今當秋季數旬之內雷變疊見天之譴告極矣豈無所召而然乎  
予甚懼焉自古有非常之災則有非常之變上下其可不各自省察  
之哉予不知有不測之患近在朝夕人不知之而天乃先見耶風俗澆薄

新進之輩喜事不讓自是偏見輒生橫論變亂是非而人心不歸於正耶鳳皇栖棘而鷓鴣鳴庭貪饕日滋廉恥道喪字氏者苟要時譽橫賦自恣弊及於民者衆耶有過者幸免而無咎者見駁公論或廢而抱冤不伸耶附會於私門者多而忠於王室者少耶或經濟之士沉於下流不得有爲於時而僥倖權門飛簡私請苟占官職者多耶或居下位而輕忽官長或為僚右而不能檢率下官亦有無賴之徒盜竊儒名幸有小憾必搆虛誣飾書諸院驛街路恐動人心浮澆之習何其盛耶布諭中外各悛非心毋貽後禍○政院啓曰災變之多未有如今年而雷變又未有如今日者請命三公六卿使陳闕失以示戒懼之心傳曰講究弭災之道前既盡矣予意以為下此傳旨則欲言者自當言之矣○臺諫啓前事不允○禮曹啓曰倭奴洒文愁戒等曰邇來賊倭了不見形而前日國人漂流者並皆刷還請以此功歲遣船依昔日之數來往而前三年歲賜米太亦並受之本曹答曰歲遣船已定約束不可改也歲賜米太自歲遣船來後賜給例也前三年米太不可給也傳曰知道○濟州及大靜旌義等官七月二十日及八月十六日十七日風雨大作拔木飛瓦官舍倉庫多毀頽落早晚禾穀幾盡損傷民家頽落四百五

十二戶漂流七十八戶人物溺死者亦多舩隻漂流破碎者八十二且  
旌義縣公邊二里許海波蕩溢終夜沉沒大小雜魚出死於陸者不可  
勝數○丁亥禮曹判書金詮等啓曰司饗院所納鹿脯鹿尾鹿舌累經  
裁減供用不裕不可更減但薦新兒鹿之絕之時權代他物積歲既久  
則不無繁息之理且合禮經不成禽不獻之文司饗院提調雲水君孝  
誠等啓曰兒鹿兒獐未得則以他物代用乃其古禮也若如此立法則  
雖有可得之勢必以他物代用而不封進矣且我國所產而代以他物  
反似未穩固不可以小弊廢封進也傳曰鹿脯等物果不可更改如兒  
鹿之絕之時則代以他物似可矣然薦新之禮亦久改之未安仍舊可  
也史臣曰兒鹿孕獐之供大傷人君愛物之仁為人君所當驚悟特減  
而 上諉諸古例曾不動念時議惜之臺諫啓曰近日災變疊見恐妨  
賢路者多而或滯訟而然也故兩司同議抄書中外當汰去者以啓請  
可適者速適可改者速改工曹參議柳仁濠禮曹參議鄭光國職不合  
刑曹正郎李欽守漢城府判官黃璋刑曹佐郎尹寔已上不繕工監判  
官朴兼文主簿李琬義盈庫主簿金幹已上庸富平府使安璋病不古  
阜郡守林霽光崇飲靈巖郡守李源英永柔縣令閔宗元海州判官鄭



仁亨仁同縣監李敦已上居陰城縣監李世華禮安縣監金濬已上愚

治民茂長縣監韓暉濬用不謹等九十七人臺諫之意尹震以且啓禹允功李

世忠事傳曰臺諫抄啓之數甚多若盡述而其代者十倍賢者則可矣

不然則不幾於俗語所謂以猫易猫乎且其中必有優劣當以此問于

大臣餘不允○右議政金應箕以直提學尹殷輔司成李荇奉常寺正

柳希轍為可卓用而薦之○戊子府院君宋軼左議政鄭光弼右議政

金應箕交城君盧公弼右贊成申用漑右參贊張順孫吏曹參判南袞

參議李世仁等承召詣賓廳傳曰臺諫等抄啓人物不少去就非輕卿

等察其標題輕重商度以議大臣等啓曰臺諫豈不詳聞而抄啓乎其

標題中居官不謹最重庸暗愚闇次之崇飲濫刑又次之雖有輕重當

依臺諫所啓而改正本職不合者只不合於其職而已可遷叙也病不

治事者今則不可不適病愈則可復叙用傳曰近來臺諫駁人不絕有

如日課若小事則臺諫言之上可裁斷此則人數不少事亦非輕故問

于大臣耳大臣之意為可盡改正耶蓋居官不謹果重矣崇飲濫刑亦

豈不重乎愚暗不謹之守令盡改正則恐多迎送之弊且京官指李琬等三人

間有年老舊官之人 祖宗朝年老之人多居仕版况京官非如守令

之獨斷亦必盡改耶標題雖如此其間豈無或可改正或可送西或可  
自裁斷者乎更議以啓光弼等啓曰此人等豈無輕重可議然標題  
如此啓以仍存亦難宜皆改正傳曰尹霆以上迺差繕工義盈皆事務  
之地年老人所不能堪然舊人不可遽棄差于東班閑官李琬大妃  
之戚上在  
潜邸嘗護恤之及下安璋病差則可仕姑適差崇飲濫刑守令改差不  
此命聞者疑之謹愚暗守令送西光弼等復啓曰凡事少有顛倒終必有議崇飲濫刑  
者改正而居官不謹者送西庸閣曠職者獨叙於東班竊謂未便傳曰  
京官仍在東班而守令送叙西班果似異矣然京官隨波與守令之獨  
斷不同故如此也光弼等復啓曰愛惜人物上意至當然堂上指柳  
仁濠  
鄭光則送西叙用而庸暗三人獨偃然在東班事體未便傳曰堂上官  
則東班無可當之官故不得已送西矣大抵迺臺諫時堂上官則叙於  
西班堂下官則叙於東班例也今此堂上則送西金幹等在東與此無  
異勢自不同也史臣曰恐臺諫有爭而啓之時臺諫所建宰相未嘗可  
否一循無違類此其扶持公論亦頗多矣然權在臺閣大臣泛泛然無  
與於國事體統不嚴朝廷不尊識者有憂○宣醞于讀書堂舍人金安  
老吏曹正郎蘇世讓工曹佐郎申光漢等上箋謝恩○臺諫啓前事

且曰李琬等三人其人物庸闇不可用故抄啓而獨命叙於東班大為未便請依他或送西改正諫院啓曰後續錄命署經而刊行竊為未便立法雖多無益於治道今後續錄多有妨害處決不可刊行傳曰李琬等雖年老舊人不可遽棄故今差閑官耳後續錄已議于大臣不可屢改餘並不允○夜電○已丑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吏曹曰今見李塌上疏果非全虧其節乃倉卒之間為人所拘迫而然耳朝廷徒鄙其虧節而不察其情則不可也况其人物可用銓曹其知而用之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二十



(B)  
732.55  
4724  
[v.11]  
no.10  
0194212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10